序章 蝴蝶扇动的塑泥风暴

　　清凉，一阵微风吹来，把我不知在哪里飘荡的意识拉了回来。

　　失去聚焦的眼睛又重新聚神。我的视野又从模糊中清晰起来。定睛一看，却只能看见一片黄色的沙淡。我突然想起，自己似乎很之之前就坐在这片沙漠之中。太阳平静得仿讲一张挂画永恒地悬在一无所有的天空，却又强烈得把自己取之不尽的光辉洒满这没有感觉没有肥力的沙漠的每个角落。一切都被照射得过分清楚以至于一切都过分荒凉。

　　只记得以前的我。对这个世界失望透顶的我，就这么随意地坐在了一处沙墩上。沙漠、太阳和我，构成了一幅静止的画，除了偶尔吹来的微风。没有任何可以作为时间流逝的提示。一度停滞的思维，使得记忆没有实感。我仿佛就这么坐了很久，又仿佛前一刻才坐下来。

　　一股空虚突然向我席卷过来，空虚提醒着我自己的虚无，并催促着我寻找东西来填满自己。

　　这并不是心灵意义上的空虚，不过我一直没有好的词来形容它。后来我突然想到了它的名字，也没有原因的就是觉得应该这么叫。简单来说就是卡那维牙里的巴尼斯黑阿快耗尽了。巴尼斯黑阿来耗尽的结果也不是精神上的空虚而已，而是会导致人的最终消失。

　　我想起来了，我之所以坐在这里，也是心灰意冷，恰好发觉巴尼斯黑阿快耗尽了，就坐着等待死亡的降临。但是，似乎过去了这么久，我虽仍感到空虚，却仍好好地存在于此，这实在令我困惑。

　　沙漠里当然不止我一个人。我曾经见过一个人，在她的巴尼斯黑阿耗尽之时，她作为人的形态逐渐模糊，身体也开始变成了沙子。恰好这时有阵劲风吹来，她的身体被吹散，被风裹挟着带走了。当时还有颗黑色的晶体，我拿起来没多久也变成沙子吹走了。原地干净得就好像她根本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一样。现在想起真是由衷地羡慕她，走得那么彻底。

　　后来了解到，这可能也是我彻底失望的原因之一-人一点也不特殊，人类的身体就是沙子做的，而人体内有一个黑色的晶体，也就是前面说的卡那维牙里面储存着一股力量，我将之称为巴尼斯黑阿。而据我所知，这股力量正是维系着构成“我”的这堆沙子的人形的力量。而没有了这股力量，人形将难以维系而变回一推沙子，成为这个荒诞世界的一部分。

　　可是，为什么巴尼斯黑阿明明所剩无己，却一直没有要耗尽的趋势呢？

　　想了一会儿，完全没有思路，干脆就不想了。我之前也曾为某个问题苦恼过，那时候我总觉得世界不可能只是一片没有差别的沙漠，我想找出一些特殊的东西，想走出这片沙漠。可是一直在找寻，一直在失望。最后，就什么都不想去想了。这世界没有任何重要的东西，也就没有任何值得我操心的问题。

　　想着反正一时半会儿死不了，干脆我就起身了。我决定四处走走，也不难备抱有什么目的，因为全是沙漠也没有值得被称为目的地的地方，所以怀有这样的想法本身就是自找苦吃。

　　那么……我环视一遍四周，除了沙漠还是沙漠，貌似没有什么指示方向的东西，但我还是得决定一个前进的方向。

该往哪走呢？

世界的意义必然位于世界之外。在世界之内，一切都是其事实上所是的那样，一切都如其所发生的那样发生管着在其内不存在任何价值-如果存在什么价值的话，那么它没有任何价值。

　　如果存在着一种具有价值的价值，那么它必然位于一切发生过程和如此一是之外。因为一切发生过程和如此一是都是偶然的。

　　使定它为非偶然的东西的那个事项不能位于世界之内，因为，否则这个事项本身又成为偶然的了。

　　它必然位于世界之外。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6.41

1. 固执己见的剑士

我还是决定朝着太阳的方向走。

　　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只是因为这毕竟是唯一的参照物了。这里的太阳和我印象中的太阳差别很大。以前的太阳是会落下的，时间大致会给黑夜留一半，不用一直那么清醒。但这里的太阳却不升不落，永恒地挂在那里。它不断地释放的光芒只会不断地提醒我世界的荒芜，所以我讨厌太阳。

　　但是，因为它不升不落，所以也成为了绝对的参考的方向。所以朝着太阳走会让我安心一点。不过我还是不想看到太阳。

　　想到远，我干脆抓起一把沙子。闭上眼睛，我想象着我印象中墨镜的模样。很快，巴尼斯黑阿可感地顺着我的手臂流到了掌心的沙子中。再把手掌摊开，一副墨镜就出现在了我的手中。我戴上了墨镜，感觉到着的东西暗谈很多，这样反而让我舒服得多。

　　这也是我之前发现的：巴尼斯黑阿既然可以维系一推沙子在表面上作为人这样复杂的形态而存在的话，那用这来使沙子成为一些除人之外的异于沙子的东西也应该是完会没有问题的。一般来说，只要想着那一东西的形态，都是可以造出来的。虽然我体内的巴尼斯黑阿已经所剩无观，但比起维系我的身体存在而言，合成一副墨镜所需的巴尼斯黑阿几乎微足不道。又是一段时光飞逝，除了沙漠之外我没有见到任何东西。

　　早就知道这个世界是如此的荒芜。翻过了座座沙丘，在沙地上留下了又知多少转瞬即逝的脚印。结果我能看到的景色还是只有沙漠、太阳和我，仅此而已。甚至沙漠的景色都没多大变化，仍是那几座沙丘的感觉，让人不禁怀凝自己是否压根就一直停在原地设动。

　　我干脆就停了下来。风有时卷起一些沙尘，吹到我的镜片上，有些影响视野。我才摘了墨镜，随意从地上抓起一小把沙子。巴尼斯黑阿再次顺着手臂流动到了手掌里，不一会，我印象里的擦镜布就出现了。

　　我拿起墨镜，细细地擦拭其中一个镜片。摩擦数遍后，我把墨镜对着太阳一看，光滑无尘的纯黑墨镜在太阳照射下发出明亮的反光，我意不禁对此产生了一丝欣喜，于是我拿起擦镜布正准备擦另一片镜片·····

　　“危险！快躲开！”一声疾呼打断了我的动作，太久没听到人声的我一惊慌，手就不小心把墨镜和擦镜布甩到了一边。

　　我连忙抬头一看，一只身形数倍于我的骷髅怪拿着一把大砍刀在距我有一段距离的地方朝我冲来。我又转头朝身后一看，大概能看到一名身着白色长袍的男子持着一把长剑也是朝我这个方向冲来。

　　看到这一幕，我突然回想起了什么，反而心平静下来了。但我还是装作慌张地往旁边跑了一程。见白衣剑士不再留意于我，我索性转过头来，准备观赏白衣剑士和骷髅怪之间的战斗。

　　两者飞速接近，很快就拉近到了一定的距离。由于骷髅怪体形显然比白衣男子大上许多，所以骷髅怪的攻击范围要比白衣男子要大许多。只见骷髅怪拿起砍刀奋力一劈，誓是要把白衣男子劈作两半。但白衣剑士轻易侧身一跃就躲过了这看似致命的一击，随后借之前跳跃的余力纵身一跃跳到了骷髅怪的刀背上。

　　因为之前那一劈似乎用力过猛，骷髅怪的大砍刀就这么卡在了沙地里。卷起的沙尘似乎没有让骷髅怪意识到危险的到来。不一会儿，白衣剑士就沿着骷髅怪的手臂跑到了它的肩头。这时骷髅怪貌似才觉察不对，正欲弃刀抖动手臂将白衣男子甩下来，但是显然为时已晚……伴随着看似随意的一斩，骷髅的头颅没有任何阻力般地掉落在一旁。白衣剑士从骷髅肩头，却如同一张纸巾一样轻飘飘地落了下来。

　　但此时我的注意力却没有在白衣剑上，而是仍停留在骨骷髅怪残缺的身体上。果其不然，设过多久骷髅怪的身体就由白变黄，紧接着就化成了沙子在地上堆积出了堆突兀的沙堆——就连它握着的那把看似是金属打造的大砍刀也逃不过化沙的命运。

　　果然是沙魔吗？其实我并不感谢白衣剑士，因为从我过往的经历中我知道了沙魔的本质：沙魔是由沙子所化，它们只会攻击卡那雅牙中储存了很多巴尼斯黑阿的人。而且形态不定：往往由吸引它们的人所恐惧之物具象化。我并不害怕骷髅-所以这只骷髅怪实际上是白衣剑士自己引过来的，只是他还不自知罢了。

　　干掉了沙魔，白衣剑土信步向我走来。我本想等他渐渐走近，然而当他渐渐走近时，我却突然注意到他的眼睛，于是我赶忙摸了摸我的眼睛，可是什么都没摸到。这时我方才想起刚刚那幅墨镜被我甩到了一边。

　　果不其然，自衣剑士见到我后，刚想开口，却露出了一副困惑的神情。

　　见状，我赶忙解释道：“这个是我眼睛得的一种怪病，虽然对健康并无大碍，但是眼睛却会变成这副怪样。”

　　听了我的话，白衣剑士的面色由困惑转为恍然大悟，随又流露出真诚的歉意：“实在抱歉，这件事阁下肯定也不愿提起吧，是在下冒犯了。”

　　我说的当然不是真的。

　　我又看了一眼白衣剑士。说起来着实惊讶：明明剑术那么高超，却还是个少年模样。一头黑色的短发和温润却又俊俏的脸庞-但是这并不是我所在意的，我所在意的还是他的眼睛-那是瞳孔极小的眼睛，极大部分都是眼白。只能看见极少一部分的黑色。而白衣剑士之所以会对我的眼睛产生疑惑，是因为我和他的眼睛有极大的不同。

　　我的眼珠是全黑的，没有一点眼白。

　　这双眼睛也是我后来从别人口中得知的，了解到了它的性质，我就给它取了个听起来有点中二的名字-“破除虚妄之眼”。

　　但这并不代表我喜欢我这双眼睛-，这只是我的起名癖好——相反，是这双眼睛把我逼到了空虚的深渊。或许这某种意义上确实是一种病吧，我自嘲地笑笑。

　　且不管我的胡思乱想，白衣剑士已经地话题拉回了正题：“刚刚真是好惊险啊，相遇即是缘，在下名为史洋，是一名四处游历的剑客。敢问阁下的姓名是？”

　　很久没向人提过我那个名字了，我一时有点恍惚。又不过犹豫了一下，我还是说道：“我叫赵循。”

　　“是赵兄弟啊？”史洋又疑惑地问道，“在下刚从爱尼威尔城出城不久，是为了去一个地方。在这荒山野岭的地方，阁下是从哪里来？又为何会在这里呢？”

　　从“爱尼威尔城”到“山”，他一口气说出了两个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这大概也是他颅内设定的一部分吧。其实从他的眼睛我就已经大致明白了这件事-他现在还处于颅内设定取代现实认知的阶段。

　　我遇到过许多这样的人。最初的时候我以为我可以从这看不见边的孤独中走出，后来我发现我更进一步踏入了孤独的深渊。见到的人越多，也就一直不停的失望，现在对于抱有希望这事，我由衷地感到疲倦和愚蠢。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人与人之间是无法相互理解的，现在我明白了这一点。所以我并不准备和他过多交流，只想想办法应付过去。

　　“啊，其实我也是从那什么···额爱民威尔城出来的，”我于脆顺着他的活说下去，“我有个朋友··嗯对朋友，我受他之邀要去拜访他家，他家··他家住得比较偏僻，所以额所以在这附近不远处。因为我赶时间，所以我们就在这里道别吧。谢谢你救了我，咱们后会有期吧！”

　　虽然感觉自己扯得有点牵强，不过史洋倒没有怀疑，但也没有如愿以偿的离开，反而露出一丝担忧的神色。

　　“可是赵兄弟，这里游荡着这么多怪物，阁下在这荒山野岭中手无寸铁，甚至方才还遇到一只怪物。一个人前行，若是再遇到怕是凶多吉少啊！”史诗顿了顿，说道，“又如在下护送你一程到你朋友家吧，以防阁下再遭凶险，说不定还可以与你的那位朋友结识一下。”

　　我没想到他会来这么一手，一下子有点慌神。不过我还是执意且多次拒绝了他的好意。终于，他必再坚持，过给了我一颗信号弹，说是如果遇到凶险，就向天空发射这枚信号弹。史洋说他看到了定会及时赶到。虽然觉得这并没有什么用，不过为了摆脱史洋我还是假意收下了。

　　分别之后，我禁不往看了眼史洋的背影。

　　虽然我明白，和他分别后很有可能不再相见，又会回到一个人的状态。但是我更明白：和一个跟自己说话不在一个频道，无法相互理解的人相处，只会使自己的孤独凸显得更加怪异。相反，一个人久了，孤独会渐渐麻木，慢慢地就感受不到了。

　　这么想道。于是我较回头去离去，不打算回头了。

　　“阁下请留步。”

　　突然被叫住，我有些疑惑，转回身子看向史诗。。

　　“虽然有点突然，但看到阁下的眼睛，在下不知为何觉得阁下应该会知道。所以在下想向阁下打听件事。”

　　不知为何，听到史洋提起我的眼睛。我突然有种不安的预感-对于史洋之后的提问。腿突然躁动起来，准备拔腿就跑，不想听到史洋之后的发言。

　　但我还是听到了。

　　“阁下”史洋顿了顿说道，“有见过日出吗？”

仿佛遭雷击一般，“不想回忆起的记忆又涌现了出来。

　　……

　　那是····太阳。

　　更准确地说：那是夕阳。它像一个调皮的孩子一样藏匿在地平线下，柔和的光线中携带着迟暮的火红，天上的云朵都被镶上了金黄的边框。这时应孩出现的也许是一位结束辛勤耕作的农民，或者一位发奋读书的学子，亦或是一位伏案工作一天的上班族。但他们都享受着这慵懒的余晖，走向归家的路。在这路上，详溢着幸福的味道。

　　但是，站在这里的，却是一位少年。在他眼里，那不是夕阳，那是朝阳。

　　所以，太阳升了起来，为了响应少年的希望。焰，是一切美好的、浓烈的、灿烂的、充满希望的东西。

　　于是少年伸出了他的右手，想要抓住那远方那闪闪发光的东西。在少年眼中，太阳已被他的手掌包围……

　　……

　　可是，能抓住什么呢？我苦笑道，“能抓住的只有荒凉和虚无吧。

　　太像了，史洋在谈及太阳时的自信的微笑，眼中闪烁的光芒，竟奇迹般她和那个少年重合在了一起。

　　所以我对史洋的情感也与对少年的情感重合在了一起。那是凄凉、懊恼和担忧。

　　史洋似乎设注意到我情绪的巨大变化，继续说道：“也许阁下心中会有些许困惑，‘rì’到底指的什么。或者在下想换个名称——太阳——与月亮相对的存在。”

　　“也许阁下还是可能不太能理解我的意思——毕竟世界上只有月亮照亮着这天地，哪里来的一个叫太阳的东西？”

　　“可是在下确实看到了。”

　　说到这时，史洋，眼中的光芒更盛，仿佛在燃烧一样。

　　“在下曾以为，月亮就是这天地间最亮的东西。可是，在那一天”史洋顿了顿，又说道，“它从地平线升起时在下意识到：月亮的光芒和它比起来是那么的渺小。眼前的景色变了副模样，在下一时甚至没有认出来。后来在才明白：那就是世间万物原有的模样，只不过是月光为它们蒙上了一层朦胧的面纱罢了。”

　　“但是设过多久它就落下了，”说到这里，史洋的眼神黯淡了几分，“自那以后，在下以前习以为常的环境，无声的黑暗如同一双大手扼住在下的喉哦一般，使在下时常难以喘息。在下永远无法忘记当它的光芒洒满大地时，天地间的秘密都而在下崭露无遗的感觉。所以在下踏上了寻找它的旅程。”

　　“在下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太阳。说不上为什么，感觉它本就应拥有这个名号”

　　像从陶醉中抽离出来，史洋再次重复了他的问题。

　　“阁下···是否曾见过太阳。”

　　虽然我并不喜欢看到史洋这样的人——仍然沉浸在自己脑内设定里的人。他们的一言一行所显露出的他们眼中的那份美好都会深深地刺伤我，强调着我的虚无。

　　但是我更不希望见到史洋这样怀抱着希望走向虚无的深渊。仿佛让我自己重蹈一遍当时的覆辙一般。

　　所以，我必须把他拉回来。

　　我走到了史洋的面前。

　　“放弃吧，”我说，“没有太阳，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什么太阳。”

　　史洋面露诧异，问道：“阁下为何如此断定？”

　　“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嘛？”我一时想不出理由，硬着头皮说道，“爱尼威尔城设有太阳，这里没有太阳，这个世界也不会有太阳。这个世界就应该被月光笼罩，在朦胧中惬意，在惬意中幸福。而你仅凭一些印象虚构出的那个太阳不在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

　　史洋面露失望，说道：“在下和很多人说过，但没有人能够理解在下。在下本以为阁下能理解在下，看来是在下错了。既然如此，吾等就此告别吧。”

　　“等等，”我急忙叫住他，“你就没有家人吗？你应该住在爱尼威尔城吧，你不觉得与其去追寻一个虚构的太阳，和家人一起享乐更有意义吗？”

　　“在下没有家人”史洋看向我，说道，“在下一直是个逍遥自在，无拘无束的剑客，爱尼威尔城只是在下恰好游历经过的一个地方。不过要说家，在下是有的：那就是此剑和日出之地。太阳所照亮的真实，就应是在下居住的地方。”

　　“可是”，我有点急燥，”你所看到的眼前的这幅景像，不就是真实吗？相反，你所看见的太阳以及你所谓的日出之地，如此地虚无缥渺，被称作是虚妄才对吧。”

　　“在下觉得阁下理解有误，”史洋反驳道，“我们眼前这幅景象并不是真实，而是事实。真实一定是事实，但是事实不一定是真实。真实常常埋于事实之中，不常显露。但人有看见真实的能力，当真实从事实中短暂显露时，它必会是耀眼夺目的。”

　　完全说不过。

　　本来我是想顺着他的设定来讲的，但我发现我说的话确实一点说服力都没有，感觉完全没有他有道理。但是我知道我是对的。可是你只用牢笼里的东西，又怎么能拿来劝一个想要走出牢笼的人呢？所以我只好把话挑明了。

　　“可是我就站在你所谓的真实之中。”我话风一转。

　　史洋面露喜色，刚想说什么，但是我接着说道：“我也曾像你一样，被太阳所吸引，即使它看起来那么的遥不可及。于是，我追寻它。”

　　“然后，我成功了。”

　　“但是，这并不使我高兴。”

　　“我看到了太阳，然后是太阳，又是太阳，还是太阳。它永恒地停在天空中，永它恒地散发出光芒。”

　　“而它所照亮的，是枯燥的世界，是乏味的世界，是没有希望的世界-——一荒凉的沙漠。这个世界处处都是沙漠。处处重复，处处单调，处处都如一谭死水。”

　　“所以，这里没有你该希望的地方，没有你该追导寻地方，没有你该到达的地方-——为这是个没有差到别地方。”以，如果你到达这里，实际上你哪里都没有到达。如果哪里都一样，那么也就不存在所谓的远方。”

　　“所以，你所站‘立”’地方就是你该到达的地方。它至少尚残留一丝美好；你可以见到各种各样的景色，和各色各式的人交流。你仍可以做一个逍遥自在的剑客，可以游山玩水，可以结交好友，可以练习剑术，可以行侠仗义，可以做一个逍遥剑客想要做的，应该做的事情。”

　　“而你如若再向前一步，这些景色有可能会瞬间褪去，这些东西可能会瞬间消失，这些你本该拥有的可能会永远离你远去。到时候的你追悔莫及。”

　　“所以，最后再重复一遍：放弃吧，然后回到你该回到的地方。”

　　一口气说完这些活之后，我使便再说话，而是静静她地察着史洋的反应。听完我的一连串发言后，史洋也没有回答，而是摸着下巴开始了沉思。

　　我倒是也不急，就这么静静地等着。我想起我所看到的世界是永恒的白昼，而史详洋者看的世界是永恒的黑夜。我眼前仿佛突然出现了一道屏障。我在这头，史详洋那头。这头是无尽的百白下无边的沙漠，而那头是月光笼罩下的荒荒山野岭而我希望：史洋不要穿过这道屏障，及时拆折返。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不知道过去了多久。史洋却仍在沉思，我有点好奇他在经历怎样的思想挣扎，但是也不得而知。我们都在名为沉默的空气的包围下，安静地矗立着。

　　又过了好久，当我思维都有点涣散的时候，史洋突然放下了他沉思的手臂。就在我以为他终于迷途知反的时候，他的手却是拔出了他之前斩灭沙魔的长剑。他把长剑高高举起，表面上是金属制成但我估计是用巴尼斯黑阿造的剑反射了阳光，在我眼中发出绚烂的光芒。一无意中史洋打破了沉默。

　　“我是一名剑士。”

　　“我回忆了我的一生，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我是一名剑士，从我记忆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了。我四海为家，游历四方，但是却一直只做一件事：练剑。我不知道我从哪里来，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要练剑——随着我的剑术逐渐高超，我时不时就会思考这些问题，但是一直得不到答案，反而越去思考这些问题，它们就越把我把向空虚的深渊。所以我很多时候只能选择放弃思考继续练剑，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片刻的宁静。”

　　“我并不是没有尝试过去享受过这世间称为快乐称为幸福的东西，去游山玩水，结交好友等。有的时候我看见商家卖的奇珍并宝，有的时候我听见街坊小孩嬉戏打闹的欢笑声，有的时候我饮下山间小溪甘甜的泉水，有的时候我品尝大厨烹饪的山珍海味，有的时候我发自内心把感到这个世界是多么的美妙而有趣。”

　　“可是这并不起什么作用，这些强烈而短暂的感觉也只能暂时地麻醉我。一旦继续一个人游历，那种空虚感又会笼罩我，就如同我所处的永恒的黑暗一样。”

　　“但是，这一切在我遇到太阳后就不一样了。”

　　“我不知为何，从那以后我就再也难以忘怀那份强烈的光。于是我踏上了寻找太阳的旅程。”

　　“我刚出发没多久，就遇到一只骷髅怪。我一直都特别害怕骷髅，所以下意识把认为它很强。当时我被追了很久，才下定决心和它打。在斩下它的头领后，我心中的欣喜久久不能消散。这挥剑的感觉熟悉又陌生，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剑的意义。”“剑的意义只有在挥斩时才能体现，而剑士的意义就是用剑折掉应该斩掉的东西。我所在的世界一直没有纷争，永远和平，而且我也不屑于用这把剑去斩杀谁，所以这么简单的道理我一直没有明白。但是从那时起，我才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剑士。”

　　“但是我一直不知道我为什么追逐太阳，也许是因为心中那份强烈的向往？也许是因为太阳所照亮的真实？我一直找不到一个令自己满意的答案。但就在刚刚。我明白了”

　　“你说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那这么说我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之间有堵墙壁。而我作为剑士····”史详顿了顿，”“就应当将它斩开！”

　　“而且你说世界的真实是沙漠，我难以认同。如果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世界的话，那么你所看到的也有可能只是你的妄想。就算世界真的只有沙漠，那么···”史洋的声音变得坚定而有力，“我也要去亲眼确认才行！”

　　可能丢掉了他那奇怪的“阁下”、“在下”称呼的原因，我听完他的发言看着他收回他的佩剑时忽然产生了一种怪异的感觉：仿佛他的身影忽地高大了起来，而我则怪异般地渺小。

　　难道是我错了？

　　看着史诗洋我的劝说道谢并向我告别时，我陷入了一种发呆一样的恍惚，一直到他离去方才缓过来。看到他离去的背影，白衣飘漂飘，忽地心头一痛。

　　如果是我错了，那我为何看不到沙漠的尽头？我承受的痛苦又算什么？

　　我还是要阻止他。

　　不知为何，我的卡那往牙中的巴民尼斯阿比平时充盈得多。我用巴尼斯黑阿合成了一把小锤子，想要把他锤晕。于是我向他冲了上去。

　　然后轻易地被击退了

　　一次如此，两次如此，数次都是如此。甚至头都没回一下。于是无计可施的我只能瘫在地上，看着他的背影渐渐消失。

　　他终究还是穿过了那道屏障。

第二章 谎言构筑的城墙

　　人啊，幸福地生活下去吧！

——《素晴日》

（一）

　　再次行走，再次漫无目的地游荡在这片沙漠时，我又想到了这个问题：人的本质是什么呢？

　　如果说人是由卡那维牙中的巴尼斯黑阿所维系的一堆黄沙，也没错。但我想问的是这堆黄沙成为人的原因。

　　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同这个问题一般无数次被我忆起。

　　人的本质是自我欺骗。因为只有在谎言中，世界才会有黄色以外的色彩，才会有重的东西和轻的东西。而只有这样，人才成为了人。而不是随风扬起的黄沙。

　　自我欺骗久了，谎言也就成了真相。

（二）

　　我为什么能明白这一切呢？这全都是因为我的眼睛，这双被我称作破除虚妄之眼的眼睛。因为它是全黑的，所以才能接受烈日带来的猛烈的真实。越是阴暗，越是向往光明。

　　而被自身的光明所充盈的人，是不会有供外界光线射入的窗户的。

　　我不记得我醒来到现在花了多久，我也不记得我在梦中沉睡了多久。但我记得那对我而言是个牢笼——那是封闭的空间，那是环状的时间。因为隐约看到了梦之外的景象，所以那里面的一切都像是在压迫我。那种压迫感，使我无法呼吸。所以我拼命地挣扎，最后终于从中脱出后，那种新生感我至生难忘。那时我曾兴奋地打量着这个世界外的世界，充满好奇。

　　但后来我才发现：这不过是个被人抛弃的世界，早已废弃的世界。

　　我意识到：并不只有我一个人曾生活在梦境的世界里，其他人也是如此。但与我不同的是：他们没有“曾”字。那时我有这么一种感觉：其他人都在宫殿里享用盛宴，只有我一个人跑了出来。等到我发现外面一无所有准备回到宫殿时，我只能看到紧闭的大门——那时我一路走过时不时就会遇到几个安详地身躺在沙漠中的人，当时我还以为那是一具具尸体。但当我走近的时候。他们脸上那甜蜜的笑意、均匀的呼吸和时不时从嘴中蹦出的人名都让我明白：他们正在酝酿着一场美梦。每每此时我都感到身旁的风声是那么地喧嚣，心中的苦涩如泉水一般喷涌而出，仿佛冲到了我嘴里。

　　并不是没有遇到过醒着的人，但是和他们交流之后我发现：他们只是表面醒着，但是确与睡着别无二般。和他们们说话时，他的话中总会蹦出一些奇怪的词汇，指代着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有些我可以理解，有些根本无法理解。后来我知道那些都是他们从他们的长眠中带出来的“设定”。虽然我并不知道这世界中的人到底是怎么出现的，但似乎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是不完全的方式——只是把身体带了过来，但是意识还留在他们本来的那个世界。而且这里的人是会成长的，随着人长大到一定程度，人就会从他们的梦中醒来。因为想到了“童年”，所以我把这一长眠取名为“童眠”。

　　不过正如我前面所说的，醒来后的人基本都会滞上童眠时的“设定”。我所说的不仅是记忆，因为我所认识的每一个词应该也是从童眠中带出来问。我想说的是类似于脑部疾病的东西；他们，似乎仍是看到的梦中的景像。比如史洋：明明身处在沙漠之中，却说自己在“荒山野岭”。明明在烈日照光耀下，却说自己看见的是月亮高悬头顶。也是以他们为镜，我才发现自己的眼睛与他们的不同——他们眼睛的瞳孔总是很小，甚至是全白。

　　所以真相就是：因为眼睛的缘故，我被拒绝进入幸福世界的大门，被扔到了这个被抛弃的世界。

　　其他人脸上详溢的笑容都不时让我看到谎言的美好，我不时痛恨我的这双眼睛。

　　为什么我无法欺骗自己呢？

（三）

　　“在下将用这把剑斩开那堵墙，到达唯一的真实”

　　突然不知道从哪里传来的声音打断了我的胡思乱想，我一回头；看到了史洋。他身着一身白袍，高举着那把长剑，剑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下一刻我才反应过来：那里根本没有什么史洋。

　　“又出现幻觉了吗…”我喃喃自语道。

　　其实我并不想想到史洋。可是在这宽阔无际的沙漠，并没有什么外界的东西来刺激我，就只能任由思绪的小池子水波荡漾，而前不久是他引起的这阵水波。所以不管我怎么努力，时不时思绪又会飘到他身上。

　　一方面是没能阻止他的无力，我想想就觉得丢脸。另一方面则是他的那份追求真实的信念，一时间强烈得都让我有些怀疑自己。不过冷静一点后，他的结局也就轻易地浮现了出来，这又禁让我看他都有种悲壮的色彩。

　　不过说到底更多还是羡慕——明明已经知道了世界的真相，但就是把那一丝不确定性放大，成为了一种可能性。在我看来，那也是一种自我欺骗吧——为了维系他的信念。如果我有这么一份信念，哪怕世界没有改变，至少我会好受一点。

　　所以为什么不让我欺骗自己呢？为什么要给我这双眼睛呢？

　　我不大想想这件事情了。

　　我现在还是在朝太阳的方向走，依然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向一个确定的方向至少能让我感受到我还在前进-虽然我根本就没有目标。所以我现在还是戴着后来又合成的墨镜，不过戴久了还是会有点不舒服，所以我准备摘一会儿。

　　不过摘下墨镜后认真环视了一个四周的环境突然发现了什么…

　　斜前方远处的沙丘顶部，站着一个人！

　　不过太远了我看不清那人的样貌，只能看到一个人影。我不知道那人为什么站在那里，我猜想可能是他脑内设定的原因：也许他以为那是一座高山，而他还在“一览众山小”中陶醉呢。这种人我见多了，所以我仍是慢悠悠地走过去。

　　但当我走到可以看清他背影的距离时，我突然心口一痛。

　　为什么…明明决定要忘记的···

　　“对不起呢···把你牵扯进我任性的想法中”

　　她脸庞上散发出凝实的绝望。一阵劲风吹过，卷起她的黑色长发，发丝在风中起舞。我一时竟觉得这样的她有种难以言喻的美感。

　　“我从一开始就错了：这个世界不存在什么“绿洲”，这个世界不存在除沙漠之外的任何东西，这个世界不存在希望······”

　　说完，她的形态开始模糊·····

　　别再回忆下去了！

　　痛，痛彻心扉的痛。每当我回忆起关于她的一切事情时，心情都是如此地压抑，撕裂般的痛苦。这段记忆本来我都想好了，等我消散的时候，就让它陪我一同消散……可是为什么我还活着……

　　我低着头，努力把心中的伤感都驱散。为了我能有勇气再抬起头，我小声念道：“她不是托莉雅，托莉雅已经死了。她不是托莉雅，托莉雅已经死了……

　　在重复了十几遍后，我终于找回了之前麻木的状态：这是最安全的状态。随后我抬起头打量起了沙丘上的那个人：从这个角度依旧看不请她的面容，但可以看出她是一名少女——因为那头浓密而茂盛的黑色长发。她穿着一身白色的短袖T恤和白色的短裤。这套衣服我观察过，每一个处于童眠的人都穿着这身衣服，伤佛是谁发的一样，我现在穿着的就也是这套衣服。

　　不过…我感到有点奇怪。按理来说摆脱不了自己“设定”的人都会用巴尼斯黑阿合成一些莫名其妙的衣服，怎么会穿这套跟新手村套装似的衣服？

　　我忽地想到了一种可能：也许在她的眼里自己正穿着一件奇装异服。也许和史洋的白袍差不多。此刻的她看似平静，说不定下一刻就即兴吟诗了呢··梦中世界的逻辑我实在参不透。

　　于是我稍加走近，试探性地喊了一句：“喂！”

　　我当时本觉得她不一定会应——毕竟这类人你无法确定她到底会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我本还打算爬上去想法别起她的注意的——然而我没想到的是，她的反应比我想像得大得多。

　　她立马起身。在看到我的位置后，立刻大喊了一声什么，我当时一下子没想到她会回应，所以设听请。然后她··撒丫子向我这里跑下沙丘。

　　再然后…她跌倒了…然后从上面滚了下来。

　　……

　　我发誓，我当时真设反应过来。

　　大概那个少女滚了一大半的时候，我才反应过来，然后连忙凑过去想要接住她。但是已经晚了。而且因为我还没有做好接住她的那个姿势的准备，再加上她的冲劲太大，于是···

　　我也被撞飞了。

　　于是我和她就这么轱轱辘轱辘沙面上滚了那么好几米才逐渐滚停下来。一阵天旋地转，在我视野里的一座沙丘都做起了变速圆周运动。好不容易停下来后，浑身骨头像错位一样，所以哪里都疼，所以我也说又出哪里疼。

　　当时光忙着喊疼。也没失注她那边的情况——估计和我一样在喊座疼。毕竟她还比我多滚了一程。所以接下来发生的情况我也没有反应过来。

　　当我正在呼天喊地的时候，余光刚好瞟到她···等等，她身躺的地方没有离我这隔得那么远吧。然后我留意了发现她正在用手臂支撑着不爬过来，我当时还以为她要和我说什么。

　　再然后…一把把我楼住了。说实话我都不知道该不该把这一动作称作“抱”。因为不仅是于手用尽全身力气环抱着，而且过连出紧紧环抱着。所以这根本就是要把我腰···勒断的节奏。

　　“爸爸····请不要丢下柳涵···柳涵一定会好好听爸爸的话··”这位叫“柳”涵的少女，在断断续续说完这段话后，就伏在我肩头大哭起来。

　　我感受着肩膀上的湿润，瞬间就明白发生了什么：这位少女该定里的父亲不如为何离开了她。而这位少女则在寻找他的“父亲”。想到她在这片沙漠中孤立无援寻找父亲的样子，又不悲从中来，一股名为同情的情绪开弥漫了来

　　我一手抚摸柳涵的头，一手抚摸柳涵的背，说道：“爸爸不会丢下柳涵，爸爸就在这里，爸爸哪里部都去…”

　　柳涵的哭泣声慢慢小了下来，然后用细若游丝的声音说道：“真的？”

　　“真的。”

　　沉默弥漫着，却不显沉重，反而令人安心。我本来以为她还要说什么，但是微风吹来时传来风声和她细微的呼吸声，我这才意识到：她睡着了。

　　我本想先挣脱开她的“拥抱”，毕竟这样的话我压根动都动不了。然而即使睡着了柳涵还是抱得出奇地紧。再加上我浑身肌肉酸疼，竟然挣脱不开……

　　兴许是刚才代入了她的情感的原因，待到我把注意力从安慰她移回到我的身体上时，少女身体柔软的触感传了过来，这时我才意识到：就算在她的认知里她只是个小孩，她的身体也是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少女的身体啊！我立马羞红了脸，这个姿势在其他人看来会不会…很奇怪？

　　不过我突然想起这里应该没有其他人，于是松了一口气。然后正好，一个清冷的声音适时地从耳畔经来。

　　“变态。”

（四）

　　“原来是这样啊，变态。”一句听不出感情波动的话传来。

　　“为什么你还这么叫啊喂，我不是和你解释过了吗？你不会真以为我是趁少女昏睡就做出那种下流行径的变态吗？”

　　“也不是没有可能。

　　“……”一阵沉默。

　　“好吧我承认，只是觉得很顺口。”

　　为什么叫别人变态这件事会让你觉得很顺口啊喂！你的嘴癖为什么那么奇怪啊喂！有没有考虑过别人的感受啊！

　　我看着眼前面无表情的少女，一时气不打一处来。

　　眼前的少女穿着很奇怪：一身黑袍，在我的记忆里，这和某FFF团的着装有几分相似，只不过没有戴着帽子。冷艳的面容搭配及肩的蘑菇头给人一种又难以接近的气场。

　　我们正坐在刚刚那座沙丘的边上，而柳涵则平躺被我放在不远处的沙地上，似乎睡得很香甜，脸上一直带着一丝微笑。

　　是的，这就是之前叫我“变态”的少女，而且现在还没改口。

　　啊，想想就觉得尴尬。刚刚那么羞耻的姿势被人看到了，这被人说是变态…自从我醒来后，就没有遇到过这么尴尬的事情。

　　甚至于···连挣脱柳涵的“拥抱”这件事，都是我求她做的…所以我脱出后就赶忙跟她解释了一遍事情的经过——不过看她面无表情的样子，我也不知道她真信假信。

　　算了，不管这事了。

　　我看向她的眼睛：黑色的眼眸中透露出清洁。而令我在意的是她眸子的大小-甚至比我印象里童眠中的正常人的眸子还要大上几分。我估计她看到的世界非常接近于我看到的真实世界，但应该还会有一些设定的成分，所以我不禁猜测她眼中世界的模样。

　　但是刚刚的话说完后，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啊，那个…我叫赵循，不要再叫我变态了。”

　　“我叫杨诗瑶。”

　　……

　　“话说我刚刚为什么没有看到你啊。”

　　“我刚刚在沙丘另一面，一过来就看到了那一幕。”

　　……

　　又是一阵沉默，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干脆就这么干瞪眼。反正我现在对什么都无所谓，也不是很在乎说不说了得上活这件事。

　　我没想到的是，倒是杨诗瑶先开口打破了沉默。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你在找什么。”语气淡淡的。

　　找什么？我突然觉得有点好笑：在这样的世界里，有什么好找的？不过我还是好好地回答了她。

　　“没有找什么，我一直都在漫无目的地游荡，恰好经过这里。”

　　杨诗瑶没有马上回答我，好像在犹豫些什么。

　　过了一会儿，她说道：“和我一起寻找母亲吗？”

　　母亲？我忍不住看了下那边的林柳涵，之前看到她的时候，我就发现她的眼睛是全白的，应该是刚从童眠中醒来。于是我想她那个“母亲”应该是设定的一部分。

　　这可真是凑巧：一个找爸，一个找妈。一见面就凑了一对。搁这消消乐呢？

　　没想到的是她出声打断了我的思绪；“我和她不一样，‘母亲’并不是妄想。”然后停了一会儿又说道，“眼睛病变程度这么高，头一次见，所以才问你。”

　　病变程度？我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她指的是眼睛黑化的程度。是啊没错这确实是一种病变，毕竟它给我带来的只有痛苦。

　　看来她对自己眼睛的事情有所自觉啊，那我就单刀直入地问了。

　　“以你的病变程度，看到的是什么景象？”

　　“沙漠，无边无际的沙漠。”

　　她这么一说，我反而更困惑了：不应该啊，就算她的”病变程度”很高，但还是有很多的眼白啊，怎么会和我看到一样的景象？一时我不知道从何问起，也不太好再问一遍一样的问题。

　　突然我意识到另一个更关键的问题，赶忙问道：“不对啊，为什么眼睛病变程度高就应该和你去找你母亲。这有什么因果关系？”

　　“你痛苦吗？想要寻找幸福吗？”没头没脑的问题。

　　一时不知道为什么泪水温润了我的眼眶，但我还是忍着没哭出来。天知道我经历了什么！一次次地怀抱希望，又一次次地失望。游荡许久方才见到一个人，可他们总是自说自话，沉浸在自己的设定世界中，没有人能理解我的痛苦和无助。就连唯一能理解我的人，也……

　　好不容易建造的为了保护自己的名为麻木的高墙，一瞬间土崩瓦解。一句话就把我长期压抑的情感引了出来。但我还是什么都没说，可是我想，我已经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她看着我，面无表情的脸上露出一抹淡淡的同情，但更多地却是一种“这不是问题”的神情。然后她说了句我完全意料之外的话。

　　“‘母亲’正是为你这种人而存在的，她能把人带回长眠。”

（五）

　　不可置信。当我意识到她口中的“长眠”就是我说的“童眠”时，这是我的第一想法。

　　并又是设没过回到童眠，甚至于至少只是睡一觉，好让我不用时时刻刻面对事实。可是，我没成功过-——太永远高挂天空，而我永远精神满满。

　　“等等，”我突然感到奇怪，“既然是你妈···啊不，你母亲，为什么说是为‘这种人’存在的？”

　　更何况有“真实存在的母亲”这事本就不可思议：因为我从来没见过这个世界上的人是如何诞生的——包括我自己。

　　然后杨诗瑶解释道：“我说的母‘亲”’不是宇面意义上的母亲，但是大家都这么叫她-——为她就像我们的再生母亲一样-——予了绝望的我们以希望和幸福。”

　　“‘母亲’总是很慈悲，她总是想要给予我们这些人幸福，却总是不考虑自己·……是说着什么”‘要你们幸福我就幸福了’之类的话。说到这里，杨诗瑶露出了向往和担忧的神情。

　　应该不是我的错觉——杨诗瑶谈及“母亲”时，活话之前多了几倍。

　　但是我还是很疑惑，于是我问道：“可是既然”‘亲”’让人回到长眠，为什么你还醒着，为什么又与‘母亲’分别了呢？”

　　……突然一阵沉默，诗瑶的表情又阴沉下来。就在我想我是不是说错了什么话的时候，诗瑶还是回答了。

　　“虽说是回到长眠，但并不像长眠那样无法控制醒来。像我们这种病变程度较高的人，一般在进入长眠一段时间后会恢复自我意识，然后就可以以自己的意志决定去留。并不是“‘亲”’所有孩子都时刻处于长眠状态，总会有一少部分人同‘母亲’一起醒着，担当‘守夜人’职责，来防备一些意外情况。”

　　我想，她说的“意外情况”应该是指沙魔吧。

　　“当时我担任着守夜的任务，本来一切都好好的·…突然…说到这里，她眼神黯淡了几分，“不知为何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出现了龙卷风，它急速地向我们袭来…大家当时都没反应过来，我也是。就这么被卷入其中，甩到了很远的地方。当时我被狠狠得摔在了地上，不久就疼晕了过去。”

　　“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我已经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了。我四处寻找，“可…可不管在哪里都没有遇到母亲，甚至没有遇到其他‘孩子’…”说到这里，她的声音甚至有几分哽咽，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该说的都说了，你呢？”

　　她把问题又抛回给了我。

　　我不禁思考起来：我真的想回到那个牢笼，回到那个封闭的时间之环吗

　　这时，我眼前突然浮现出我在沙漠中徘徊的身影，我质问自己道：“为什么我无法欺骗自己呢？”

　　现在机会来了，欺骗自己的机会来了，我还在犹豫些什么呢？

　　“我……”但当我正要同意的时候，异变突生。

　　“幸福是短暂的，幸福无法给予我们救赎…”

　　“空，好空，好空…”

　　“你要抛弃我们吗…”

　　是谁，是谁在说话？

　　我猛然回头，可是身后一片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仍感觉到哪里有目光在看着我…奇怪，明明感觉有人在看着自己，但这一目光仿佛不属于这里，不属于沙漠的任何一个角落，仿佛…属于另一个时空…。我不由得惊出一身冷汗。

　　一股情绪在我心中蔓延：不安、焦虑。它催促着我继续前进，而不是去寻找所谓的幸福…可你到底想让我寻找些什么，绿洲吗？可是我早就对那种东西不抱希望了。

　　这甚至不像是我的情绪…而像是别人的情绪。

　　“你怎么了？”诗谣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我忙说刚刚出现错觉了，她也就没再追问。

　　我看向一旁的林柳涵，她仍睡得那么香甜。我指了指她：“那她呢？她也能回到长眠吗？”

　　“我是在问你。”诗瑶突然好像生气了，冷冷地说道。

　　我也不说话，就这么静静地坐着。过了一会儿，诗瑶才说话。

　　“其实就算你设遇到她，她的妄想世界为了保护她也会让她认知到一个不存在的‘父亲’。”

　　“但是你谎称是她的父亲，这样她就对真实世界有了依恋，也就无法回到长眠。所以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你永远陪着她，要么你就得让她知道你不是她的父亲。后者很有可能引起她的病变。”

　　“她本可以在妄想世界中生活，造成这一切，都是你的错。”

　　我仍然没有说话，而是过去背起了柳涵，说道：“走吧。”

　　又是一阵沉默，但她还是起身了，说道：“尽早做出决定。”

　　她开始自顾自地走了起来，我背起柳涵，稍隔一段距离跟在她身后。

　　走了一会儿，她像是自言自语，但实际上是对我说道：“明明那么痛苦，为什么还在犹豫呢？”

　　我笑了笑，其实我并没有犹豫。

　　我只是害怕那些目光。

（六）

　　从我们出发到现在差不多过了有半天的时间了，因为在我眼中太阳没有升落，所以我也不是很确定。但我能确定一件事：说是和她一起找“母亲”，其实和自己走没啥区别。因为她虽说是“母亲”的“孩子”，对“母亲”到底在哪里这件事上看出来也没有头绪。这种碰运气的找法，我说得不好听点，就算真找到了，和我瞎逛恰好碰到其实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不，还是有区别的。

　　我看了看背上的柳涵——一路上我时不时就喜欢这么做。因为她总是会保持着微笑，像是在酝酿着什么美梦。我看着她的笑脸，就如同被一同带到了她的美梦之中。有的时候她会突然笑出几声，轻轻地，如同说梦话一样。每当这时，一阵惊喜般的甜蜜就会融在我的血液中，迅速流遍全身——我有多久没有过这种感觉了呢？

　　现在的我，只要还能感受到她还在我的背上，只要还能感受到她右耳边的微弱呼吸声，只要还能感受到她发丝时不时带来的搔痒-我就感到无比地满足和安心。

　　当然，让我感到安心的还有一个人。我又看向前方，那里是披着黑袍的诗瑶。她心中有着目标，所以她的每一步都如此坚定。看着她的背影。跟看她的步伐。也使我感到安心。

　　但是，突然，她停了下来。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我也停了下来。

　　然后她转过身来，刚想说什么，却突然盯往我的脸，露出了一副诡异的神情。我笑了笑，把第三次合成的墨镜收了回去——刚刚她一直在往前走，没有看我也没有交流，所以没有注意到我戴上了墨镜。

　　但她看起来并不想问这事，又接着说道：“已经很晚了，我们睡会儿吧。”

　　很晚？我看了着天上仍高挂的艳阳，一时有点疑惑。但下一刻我反应了过来：这应该就是她看到的世界和我看到的世界的唯一差异所在吧。于是我走到她旁边，告诉她我的发现，看着她强撑困意听我说话的样子，我表示她可以去睡觉，我就这么停下来等她。

　　“不行，你既然都可以一直精神下去，我怎么能睡，我觉得可以再撑一会…”但是说这话时，她时不时因为困意在“点头”，眼睛也眨巴眨巴的。但还是努力地睁大眼睛，似乎是想显得自己看起来元气满满。

　　可惜，一点说服力都没有。

　　看着她逞强的样子，我突然想到了托莉雅，不由自主地开始心疼。不行，我不能让她逞强下去。

　　我要让“她”知道，我是可以依靠的，我此“她”想象中坚强。并没有她想象中的那么脆弱，那么容易受伤。至少这一次，不能。

　　于是我态度强硬地命令她去睡觉，她刚开始还想用之前那副冷傲的态度和我顺嘴，后面实在困得顶不动嘴了，才听了我的苦口婆心地劝告，并深证不会让我等太久。

　　然后…她就把那身黑袍脱了下来，盖在了身上，当成了…被子？

　　原来你披那玩意不是为了耍酷，而是为了随时随地睡觉啊喂！

　　我一时不知道该吐嘈些什么。

　　看着杨诗瑶安然入睡，我突然意识到现在只有我一个人醒着了。不让自己的脚动起来，一下子真不知道该干些什么。

　　我又想到了杨诗瑶：她方才看到的景色是深夜吧。我又不禁开始想象---

　　夜色笼罩，繁星点缀星空的景象——但是四周太亮了，根本就想象不出来。

　　我就这么站着发了一会儿呆，然后突然想起我背上还有一个人。我想到既然诗瑶可以用巴尼斯黑阿合成“被子”用来睡觉，为什么我不能给柳涵合成这样一个东西呢？总比睡在我背上好吧。

　　说干就干，于是我把柳涵放平放在沙地上，然后照着诗瑶的黑袍合成出一条一模一样的东西。但就在我刚把这块东西盖到柳涵身上时，突然传来了声音。

　　“爸爸？”

　　我忙一看，柳涵已经坐了起来，睁着她那又大又白的眼睛——显然刚醒。

　　我刚想回应，突然想到了什么。

　　“所以你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你永远陪着她，要么你就得让她知道你不是她的父亲。”

　　“造成这一切，都是你的错。”

　　我猛地回头一看：诗瑶并不在我身后，她在不远处睡着。想到这里，我松了一口气。

　　我不禁想到柳涵在梦中泛出的甜蜜的笑容；又想到柳涵找不到父亲，站在沙丘上看着远处发呆的样子和她看到我之后激动的样子和抱着我热泪盈眶的样子。然后我干脆把诗瑶的话甩在了脑后。

　　为什么要为了未来的事来剥夺柳涵此刻的笑脸呢？想到这里，我便不再迟疑。

　　“在。”

　　“老爸？”

　　“在。”

　　“父亲？”

　　“在。”

　　“林厉？”

　　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这是他爸的名字。既然他爸姓林，那她应该叫林林柳涵。林柳涵·…沙漠里谈论这样的名字，不禁让人有种恍惚的感觉。如同…看到了森林，看到了…绿洲。

　　我不禁想：对我来说。她就像是沙漠里的“绿洲”吧。根本又用去虚无缥缈的地方找，“绿洲”就在这里啊……

　　你为什么不能理解呢？

　　一阵走神，我突然想起柳涵还在等待我的回答。我本想回答“在”，但我突然想起我现在的身份是她的爸爸。

　　“小家伙，你怎么可以对你爸直呼其名呢？没礼貌，平时怎么教育你的？”我故作生气地说道。

　　柳涵听到我的话，吁了一口气，露出了安心的表情，应该是为确定她的“父亲”真的回来了而感到安心。看到这，我的心不禁一阵触动。

　　而后柳涵吐了吐舌头，说道：“对不起，爸爸。”

　　“这次就原谅你。”

　　“柳涵当时真的好害怕…”林柳涵的语气突然沉重起来，像是回忆起了不好的事情。我也没有了打哈哈的心情。认真地听她倾诉。

　　“本来一切都是好好的，所以柳涵也以为一切都会像往常一样好好的。可是早上起来的时候，爸爸就不见了。”

　　我想，那个时候她应该刚从童眠中醒来，认知还没有恢复过来吧。

　　“家里四处都没有爸爸的身影，柳涵就想去外面找。可是外面的街道没有一个人，就好像消失了一样。当时柳涵只记得柳涵一直在跑，一直在喊。可不管跑到哪里都没有人影，不管怎么喊都没人应…”

　　“柳涵当时都已经效弃了，柳涵觉得柳涵肯定被爸爸抛弃了，肯定被人们抛弃了。柳涵是个没人要的孩子…”

　　看着她失落的样子，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安慰她。可是无需我的安慰，她脸上的失落却突然一扫而空：“还好爸爸回来了，爸爸对柳涵承诺过了：爸爸不会丢下柳涵，爸爸会永远陪着柳涵。这就可以了。所以柳涵不会再为这事伤心不会再为这事难过了。”

　　看到她振作起来，我松了一口气。

　　然后她撒娇般地说道：“都怪爸爸消失了一天，都是爸爸的错，爸爸今天得陪柳涵玩！”

　　“好，好。你说了什么都听你的。”反正我现在也没事干，或者倒不如说一直都没有事干。

　　“那爸爸首先要陪我玩一件最开心的，爸爸有好长时间没陪柳涵做过了。”我有点疑惑，于是问道：“是什么事呢？爸爸有点想不起来了。”

　　林柳涵突然双手叉腰，一字一顿地说道。

　　“打！飞！机！”

　　噗！我当即一口老血就喷了出来。

　　……

　　原来这就是打飞机啊···我一边跑一边想道。

　　而此时林柳涵正骑在我的肩上，双手伸直平肩——显然，她就是架飞机。嘴里还一直哼着些乱七糟的东西：一会儿想模仿飞机的轰鸣声，一会儿又想模仿飞机机翼划过空气的破空声。

　　“不好，敌机来袭，听我指挥！”林柳涵的身体突然颤动了一下，仿佛真面临什么大敌一般。

　　“是！林长官！”我答应道。

　　然后她把右手握成了手枪的形状，指向前方——那应该就是“敌军”的方向，喊道：“biubiubiu！biubiu！太好了，我们成功击落一架敌机。”声音中带着胜利的喜悦。

　　但紧接着她又紧张了起来：“不好，有敌机向我们发动了攻击。赶紧向左飞！”

　　“是！”我赶忙向左跑了几步。

　　“顺时针转向120度。”

　　“是！”我估摸着角度转了过去。

　　“biubiubiu！biubiu！不好！我们未能击破敌方装甲！”

　　“换上更高致的费米粒子炮！”

　　说罢，她摆手枪的姿势由单手变成了双手。

　　……

　　好不容易打完飞机后，不管被她骑得筋疲力发尽的我，林柳涵又拉着我去逛街了——逛小吃街。出于不要走太远的考虑，我特意引导着她绕了一圈又绕到了离诗谣不远的地方。

　　林柳涵就像一只久久关在笼子里没有进食的猛虎一样，一会又扑到这里，一会又扑到那里。因为实在不知道在她的设定里这条所谓的“小吃街”都卖些什么，所以我只能留神她报的小吃名。

　　“我要吃冰糖葫芦！”

　　“哇，这个一卷一卷的是什么？烤面筋？老板来五串！”

　　“这黑不拉秋的是什么，臭豆腐？可是一点都不臭啊…”

　　“真香！爸爸你要不要来一串脆骨。”

　　……

　　就这样，我陪着林柳涵逛完了整个“小吃街”。她所点的小吃大多被我用巴尼斯黑阿合成给了她——说实话我没想到她能吃那么多——不过还好我的巴尼斯黑阿似乎要比之前充盈了不少，倒也不必担心耗尽。还有一些我实在听都没听过也想象不出来的，就直接做了个递东西的手势，她也接过去吃得很香。反正真实世界不是靠食物而是靠巴尼斯黑阿维系生命。而且这种行为我也见得多了：如果遇到现实中不符合自己认知的行为，就会自动根据设定修正认知。

　　除非设定彻底崩坏。

　　逛完小吃街后，我又带她去“公园”。结果去了之后她其他的啥也不想千，就只想滑滑梯。于是我就和她从一处沙丘爬上滑下了，十几回……屁股生疼。

　　最后到了“晚上”，我们回到“家”。我给她盖上了之前合成的黑布，并叮嘱她好好睡觉，不要踢被子。

　　“明天你还会在的吧？”林柳涵略带担忧的声音传来。

　　看来她还是放不下那件事。

　　对此，我只回了一句话。

　　“晚安，我在。”

　　然后做了个关灯的姿势。

　　人真是能自我欺骗呢…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自我欺骗。

（七）

　　在我正坐在沙丘上发呆的时候，杨诗瑶西醒了。虽然还能感受出她还处于一种睡眼惺忪的状态，但还是麻溜地起来了，披上了她的黑袍。

　　“等很久了吧。”她似乎有点惭愧。

　　“没有。发发呆，想点事情，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平时我也是这样的。”我听到她说话，不禁有点心虚。

　　“我们走吧。”

　　“嗯”说着，我就去背林柳涵。

　　杨诗谣看了林柳涵一眼，问道：“她还没醒吗？已经这么久了。”

　　“可能···”我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回答，“是她病变程度比较低的原因吧。相对地也会睡得更久一点吧。”

　　“哦…”她沉思了一下，说道，“她醒了告诉我，我来说服她。”

　　我一时一阵心悸，没有回答。我想到了林柳涵说过的话。

　　“爸爸承诺过了，会永远陪着柳涵。所以柳涵不会再为这事伤心，不会再为这事难过了。”

　　“明天你还会在的吧？”

　　……

　　我的心情一下子忧郁起来。看着开始远去的诗瑶，我背着柳涵默默地跟上了她的脚步。柳涵的面容平静、睡得香甜，对下面发生的事浑然不觉。我时不时看向她，想着这安心的笑容会在之后消失，心里就难以平静。

　　……

　　不知走了多久，毫无征兆地，诗瑶突然停了下来，头也低了下去。我正奇怪怎么回事，凑近一看，她闭着眼睛，像是在打瞌睡。可能是我靠近的原因，她突然惊醒，大喊道：“不要死皮赖脸把脸过来啊变态！我一点都不困才没有在打瞌睡呢可恶！”

　　见状，我故技重施，软硬兼施，才把她劝去睡觉。

　　唉…她爱逞强的性子什么时候能改一改。不就是困了想睡觉吗？承认一下有那么难吗？

　　我没意识到的是，在我说你的时候，想到的并不是杨诗瑶，而是林柳涵。更没留意到脸上那股回味般的痴笑。

（八）

　　该怎么和诗瑶说呢？我苦恼道。

　　“要么你永远陪着她，要么你就得让她知道你不是她的父亲。”

　　“尽早做出决定。”

　　我看着杨诗瑶披着黑袍的缓缓前进的背影，这和无边无际沙漠构成的构图——这段时间我无数次看着这幅图景发呆。她的步伐一直那么坚定，总给一种可靠的感觉。但我和她都知道：我们并没有明确的目标，我们只是进行一种类似于“地毯式搜查”的寻找——只是这条地毯没有尽头，没有边际。

　　本来就是无所谓去向何方才和诗瑶一起走的，再加上我对她所谓的“回到童眠”也最初抱有一丝希望。但现在，我已厌倦了这种不知何时能到尽头的寻找。

　　如果说这一寻找的尽头是幸福的话，我想我已经找到了它，自然也就没有再寻找的必要了。

　　我看向我背上的少女。

　　……

　　那是温暖的笑意。

　　“只要和爸爸在一起，柳涵做什么都是幸福的。”

　　是啊，她是幸福的。回忆起她的那抹笑容，知道了她拥有了幸福，股一甜蜜就蔓延遍了主全，就好像舌食砂砂糖样。明明已经品尝过了，但还不够，想要再次品尝，想要再次体验，想要再次被那抹实笑温暖。

　　想要更多更多更多更多更多更多更多更多·····.

　　如果这都不是幸福，那幸福的姿态是怎样的呢？我实在想象不出来了.……本想在诗强瑶来后马上就告诉她自己的决定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看到她，嘴里的话风刚要口就咽了回去，结果一直到现在都还设说出来。

　　嘛，反正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事，日子还长着呢。

　　就在我沉浸在自己的想法中时，前方的诗瑶突然转过身向我走来，差点没把我吓一跳。不一会儿她就站在了我的面前。

　　“我睡了。”简短的三个字，这次倒是没有莫名其妙的娇情和逞强。但看着她脱下黑袍，寻找平地，躺下睡觉的身影，我一时竟有点恍惚。

　　仿佛前一秒我才守到杨诗瑶醒来，后一秒她就又睡下了。

　　我猛然醒悟：这也是幸福啊。在我回忆起与柳涵一起玩耍的快乐时光时，时间流逝得竟是那么迅猛。在我一直在长久的望不到尽头的时间长河煎熬时，这种感觉是如此的陌生，又是如此的惊喜。

　　缓过神来时，我也赶紧把背上的林柳涵放在了不远处的另一处平地上。

　　经过这“两天”的摸索和对柳涵的询问，我已经大致摸清楚她们二人昼夜起伏的规律了：林柳涵的睡眠时间要比杨诗瑶的睡眠时间要长上许多，刚好杨诗瑶清醒的时候林柳涵都在睡觉。杨诗瑶的清醒时间要比林柳涵的清醒时间要长上许多，刚好林柳涵清醒的时候杨诗瑶都在睡觉。

　　所以现在差不多要到了林柳涵醒来的时候了。于是我就静静地坐在一旁等候，可这时我却又感到时间无比的漫长。

　　不过还好，这时我心心念念的声音终于传了过来。

　　“爸爸？”

　　听到这句话，我赶忙来到了柳涵的床边。刚想说什么，却听她说道：“你怎么在这里？”

　　一时我慌了神，心脏也与骤得紧缩起来——难道她已经知道我不是她的父亲了吗？我仿佛看到了她找不到父亲后，脸上的笑意转为悲伤的样子。

　　“柳涵肯定是被爸爸抛弃了吧……”

　　不行！我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我紧张地攥着衣角，一边观察着柳涵的反应，一边脑中开始闪过无数个关于为什么我在这里而“林厉”不在这里的借口。

　　此时我看着林柳涵看向了斜前方的天空——啊不，应该说是看向她“卧室”的斜前方——啊不，说不定她的设定开始崩塌了，她的房间斜前方莫名其妙多了个大洞。然后她以一脸困惑的表情看向了我。

　　完了，完了。我已经可以想象出她质问我的问题了。我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处。

　　“咦？柳涵今天怎么起得这么晚？爸爸你今天，也不用上班吗？”

　　哈…虚惊一场。我擦了擦并不存在的冷汗，忙松了一口气。刚刚一时紧张过头了，现在脑袋还晕乎乎的。然后我平复了一下心中的情绪波动。

　　“爸爸已经决定了：为了柳涵的幸福，爸爸以后不上班了，天天陪着柳涵！”

　　“哇，真的吗？”柳涵原本因刚刚起床的而有的困意一扫而光，而被激动的神情所取代。但突然好像想到了什么，脸上露出了一丝担忧。

　　“爸爸你不去上班，我们吃什么…”

　　“爸爸昨天买彩票，中了一千万。以后就算爸爸不上班也不用担心吃喝的问题了。”我脸不红心不跳地说道，反正只要她的设定不出大问题，不管说什么她都会信的。

　　林柳涵原地呆了几秒种，似乎在消化这个天大的喜讯。随后立马从“被子”里钻了出来，在沙地上边蹦边喊。

　　“芜湖！爸爸厉害！爸爸NB！爸爸太伟大了！”

　　“这样的话爸爸再也不用费力去上班了！以后爸爸就可以陪柳涵去吃各种想吃的，玩各种想玩的了！以后爸爸就可以天天陪着柳涵了！”

　　没想到她第一时间想到的竟然是我…我的眼睛不由得一阵湿润。

　　“对啊对啊，柳涵不管有什么想吃的想玩的都可以和爸爸说。比如柳涵可以想想咱们今天去哪里玩啊。”

　　柳涵想了想，说道：“我们去游乐园吧！”

　　……

　　“爸爸，看招！”说罢，她抓起一把沙子向我扔来，沙子在空气中散得到处都是。见状，我赶忙做出自由泳的姿势，向旁边跑了几步，躲过了她扔出的那把沙子。

　　“可恶！”

　　我估摸着时间已经有点“晚”了，便以自由泳的姿势走过去，对柳涵说道：“柳涵，天色已经晚了，和爸爸上岸去吧。”

　　“好吧。”柳涵还恋恋不舍的样子，但还是听我的话，跟我“游”到了”扶梯”处，然后爬了上去。

　　是的，我们正在“水上乐园”。

　　上岸之后，柳涵看着自己的衣服又看了看我，担心地说道：“不好，爸爸和柳涵身上都湿漉漉的了，这可怎么办啊！”

　　而她虽然这么说，她仍好好的穿着之前的纯白T恤和之前的纯白短裤。只是被我忽悠了，以为自己穿着泳衣泳裤。所以还得忽悠她一次。

　　我做出了一个递衣服的手势：“喏，去把这套衣服换上，别着凉了。”

　　然后我看着她接过我递过去的“衣服”，跑到了不远处的地方——我记得那里是“更衣室”。然后我就这么静静地盯着她“更衣”——做了个脱衣的动作又做了个穿衣的动作。看到她一模一样的样子时，我不禁想道：“我TND真是个天才。”

　　说实话，当她说要去水上乐园的时候，我还有点担心。

　　……我也“换”好衣服后，我们就从“水上乐园”走到了“游乐园”的主干道，准备从这条路从“游乐园”出去了。回去时，我不禁回忆起了我们一天的游玩。

　　玩“碰碰车”的时候，我就手握着“方向盘”四处乱跑。如果撞到“车子”，就会猛的停下。玩“过山车“和“跳楼机”的时候，我和她就坐在沙丘上，我会密切关注她的反应：她一尖叫，我也跟着尖叫。然后结果还被她说胆小。还有坐“旋转木马”的时候我为了逼真，不仅双手握着“把手”，还蹲上蹲下来模仿木马的颠簸。

　　其实我本没必要演得那么费力，但这么做有的时候会让我有种我真的在玩娱乐设施的错觉。

　　“爸爸，爸爸，太阳要落山了呢。”林柳涵指着一处方向说道。听到这句话让我不禁想道：夕阳下的游乐园会是什么样的呢？

　　这条路上应该还会有人，他们应该会像我们一样三两结队——大多是一家人一起出来玩的。四处的游乐设施应该已没有多少人，但还是会有一些人在玩，时不时传来的尖叫声不由得让人回忆起之前刺激的玩耍。而残阳的光辉将这一切都渲染到极致。这意境可以浓缩为一句话：“今天玩得很开心了，但也很累了，快回家吧。”

　　想到这里，我转头看向柳涵：“柳涵，今天玩得开心吗？”

　　“开心，今天是柳涵记忆里最开心的一天了。”柳涵毫不迟疑地说道。

　　“以后爸爸带你去更多更好玩的地方。”我不禁想象起来，以后还可以带她去哪里？也许可以带她去“商场”购物，大肆挥霍。也许可以带她去“世界各地”旅游，我靠想象来给她描述当地的“美景”，也许可以……

　　“不了，其实去哪里都不重要。”柳涵突然打断了我的妄想，我略带惊愕地看着林柳涵托住下巴，做出回忆般的神情。

　　“以前爸爸总是忙着工作，很少有时间陪柳涵。爸爸总是说等以后爸爸赚到了钱就带柳涵吃好多好吃的，玩好多好玩的。可是柳涵并不在乎这些，柳涵只想爸爸能陪着柳涵。每次爸爸工作回来，都看着很累，很不开心的样子。看到爸爸不开心，柳涵也不开心。”

　　“本来昨天和前天爸爸陪了柳涵一整天，柳涵刚开始是很开心的。可柳涵后来总感觉爸爸看柳涵的眼神很奇怪，就好像…柳涵很快就会消失一样。”

　　我心中一惊：那个时候我确实在想诗瑶的话。

　　“又过今天爸爸好像真的很高兴，也没有那种奇怪的眼神了。不管怎样柳涵想说：柳涵不会消失的。既然爸爸决定一直陪着柳涵，柳涵也会一直陪在爸爸身边的，哪里都不会去的。”

　　看着柳涵的身影，我的心一阵颤动，眼泪也湿润了我的眼眶。

　　我闭上眼睛，之前想象中未来可能会“去”的地方所看到的风景不断在我眼前变幻。但不管它如何变幻，镜头都最终定格在我和她的身影上。

　　是啊…柳涵的陪伴才是最重要的。

　　既然已经决定了永远陪在柳涵身边，那未来的每一天一定都会是幸福的吧…

　　“你认识不到这件事的后果吗？”

　　温情的氛围随着“游乐园”的场景一同崩坏，我的心脏骤然一紧，回头看向缓缓走来的身影——

　　杨诗瑶。

　　林柳涵看了看杨诗瑶，又看了看我，疑感地问道：“这位大姐姐是谁啊？爸爸你认识她吗？”

　　我赶忙对柳涵说：“爸爸要跟这位大姐姐说点事情，柳涵就到那边的椅子上等爸爸好吗？”说罢，我指了指我身后一定距离的一处地方。

　　“那爸爸快点回来啊”。”说完后，林柳涵就一蹦一跳地走了过去。

　　我不想让柳涵听到接下来的对话。看到她跑开，我不禁松了一口气。然后，我回身看向诗瑶。

　　此时诗瑶已经走到了我的面前，开口了，声音让人如坠冰窟。

　　“你还不能理解吗？你在她的妄想世界刚形成时，某种意义上取代了‘她的父亲’而成为了她的父亲。如果不快点把你从‘她的父亲’这个身份中抽出来的话，如若她的妄想世界进一步完善，你就离不开了。你一旦离开，她的妄想世界就会彻底崩塌——你想让她和我们一起面对这无尽的荒凉吗？”

　　她看了下不远处的柳涵，冷酷的声音再次传来。

　　“如果你不想当坏人的话，我来。”说罢，就向柳涵走去。

　　我见状，赶紧赶到诗瑶的路上，双手伸直平肩挡住了她的去路。她只好停住，而后看向了我。

　　“让开。”

　　清冷得不带一丝感情的眸子和简短的话语仿佛带着巨大的震慑力，使我瞬间出了一身冷汗，甚至产生了退让的想法。

　　但当我看向身后的柳涵时，心中又冒出了勇气。

　　是啊，我不是已经做出选择了吗？那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我硬着头皮说道：“没早和你说是我的不是，可我没有退让的理由，因为我已经做出了决定：我要永远和柳涵在一起。她的世界不会崩坏。她会永远幸福。所以就不劳你费心了。”

　　但是她并没有像我想得那样退下，脸上反而露出一丝讥讽的神情：“我并不是让你选择，只是想让你知道这个选择有多么愚蠢，没想到你还真选了。”

　　我一时被她的嘲讽激怒了，冷冷地说道：“不管我的选择在你看来有多愚蠢，这也是我自己的选择，与你无关。”

　　“我只是想要拉你一把。”

　　“拉我？怎么拉我？”我突然觉得有点可笑，“就凭和你一起寻找那虚无缥渺的‘母亲’吗？天知道这沙漠有多宽广！咱们这么毫无方向地找，和我一个人流浪又有什么区别？”

　　然而我刚说完，却突然有股危险的感觉传来——我看到了杨诗瑶杀气腾腾的双眼，这不禁给我一种错觉：仿佛下一秒我就要被千刀万剐。

　　“你怎敢嘲笑我的信念…”

　　这个时候怎么能退缩！我把错觉甩到脑后，继读说道：“退一万步讲，就算我和你一起找到了‘母亲’那又怎么样，回到了长眠又怎么样。那又还是一种自我欺骗吗？”

　　“柳涵也说了：‘她过得很幸福’，我也很幸福。通向幸福的谎言之路殊途同归，你又有什么权力否认我的幸福呢？”

　　诗瑶似乎冷静了一点，但语气还是冷冷的：“如果你真能从中获得幸福，倒也罢了。可是我知道：你必然会失败，从柳涵身边离开，这样她就会彻底崩溃。这从一开始，就是场互相伤害的游戏。”

　　我对此冷冷一笑：“你之前说‘你怎敢嘲笑我的信念’，我现在原话奉还给你。你怎么知道我做又到？你怎么知道我会离开柳函？仅凭你的一己之言？”

　　诗瑶谈淡地回应：“只有自己是自己人生的主角，怎么可能有人永远在其他人的人生中扮演小丑。”

　　“那有什么关系。”我争辩道：“我们为了幸福连天大的谎言都能容忍，那么不在自己的人生当主角又有什么关系？不管是旦角丑角，只要我唱戏时乐在其中不就行了？

　　不知道为什么，当我争辩的时候我感觉杨诗瑶的神情似乎有些犹豫，我不知道她在犹豫些什么，这让我多少有些不安。

　　可是没多久，杨诗瑶眼中的犹豫消失了，好像坚定了什么似的看向我——虽然我也不知道她到底坚定了什么。然后说道：“就怕你自己都被谎言蒙住了双眼。”

　　“呵，搞笑。”我总感觉她已经开始说不过我了，”我有这双能看穿虚妄的眼睛，什么谎言能蒙任我的双眼？我当然知道我们现在不在游乐园而在沙漠中；我当然知道我不是林柳涵的父亲；我当然知道我叫赵循而不叫林厉——我并没有迷失在自己的谎言中。”

　　“我不是指这个。”

　　“你到底把她当成了谁？”

　　别说下去…别说下去了。我想要逃离。我退后了一步，却没想到诗谣以逼问的姿态又走近了一步。

　　“从第一次见面起我就非常在意了：你明明是第一次见到她，却对她在意得过分反常了。但是我当时把它当成了同情而没有太在意。”

　　别说了。

　　“刚刚我在远处观察到你的表情和你刚刚所做的选择让我明白了这绝对不是同情。你那怀念的眼神告诉我：你绝对不是第一次见到‘她’吧。”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她的什么让你想起了‘她’呢：是她的黑色长发，是她的名字还是她孩子般的性格呢？但最重要的是——你再也无法见到她了，却至今仍在思念着她。”

　　我双腿一软，猛然跪倒在地，泪水再也无法控制得夺眶而出。

　　“不要让我想起来，求你了…”我哀求道。（九）

　　我想道：如果有人看到这幅光景，一定会觉得很滑稽吧？

　 不过这里没有其他人，就算有人，也没人能理解我。

　　此时我正趴在自己挖的坑中——我本想埋葬自己，但我发现自己躺进去后就没办法填沙了。这样子，不禁让我想到了驼鸟。这只是在逃避现实。

　　可是那又怎样呢？我想：在这样一个无边无际没有尽头永远是白天的沙漠，一个不会饿不会渴也不会困的人在这样一个世界上，任谁这样都会疯掉吧。我想要逃避这样的现实又有什么错呢？

　　累了···不管怎样也好，也不想再动弹了…

　　“你在干什么呀？”一个似乎是女孩子的声音传过来，我本不想理会，却发觉她开始不停地推我的身体，似乎是想确认我有没有死。

　　这摇得我实在有点烦，我还是开口说道：“没看到吗？我埋我自己。没事就不用管我了。如果你闲，帮我把旁边的土填上，我谢谢你。”我估计她看到的是土。

　　那边一下子没了声音。我还以为她已经走了，结果突然听到她说道：“我想到一种新的埋人方式，我来给你重挖一个坑吧。”

　　哈？埋人也能创新。我一下子想象不出来。不过有人给我挖坑也好。

　　过了一会儿，声音传了过来：“喂，我坑挖好了，你过来吧！”

　　我方才从找原先挖的抗中爬了出来。然而当我看到少女时，顿时愣往了。

　　黑色的长发，秀美的脸庞。但这些都不是最让我在意的。我最在意的还是她的眼睛——纯黑的眼睛。

　　“你…”我刚想说些什么，却被她俏皮的声音打断了：“被埋的人是会说话的！”

　　行吧…我看向她的方向，却没看到那个坑。

　　“在哪呢？”我有些迷惑。

　　“你过来你过来。”少女忙向我招手，我只好走了过去。凑近一看…

　　靠！这么小。

　　……

　　“喂，你到底是在埋人呢？还是在种树呢？”我看了看我的脚下，欲哭无泪。她挖的这个坑又小又深，所以现在我露在上面的部分刚好是我大腿以上的部分，导致我现在有点稳不住身形。有点像要倒下去但实际倒不了。

　　本来我是拒绝的，但没想到她生拉硬拽愣是把我埋了进去。

　　“这有什么关系嘛——人和树一样都是要往上长的嘛。”少女恬不知耻她回道。这什么歪理啊。

　　算了，看她也暂时没打算把我挖出来，我干脆问道：“你看得到我的眼睛吗？”其实我也不确定这双眼睛一定就代表着她没有活在设定中，所以试探性地问道。

　　“看到了啊，全黑的——你是什么人类的新品种吗？”

　　我一时无语，干脆直接问道：“你现在眼前看到了什么。”

　　“你啊。”

　　“不是，我是问你眼前的景色。”这人怎么就这么难得沟通呢？

　　少女嘟起嘴想了一下说道：“应该叫沙漠吧”。”

　　我看向眼前的少女，一时激动得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我在这片沙漠游荡了多久，终于遇到一个可以理解我的人了。我有种想要哭出来的冲动。

　　“咦，你怎么了？”少女见我一时神情变幻，疑惑她问道。

　　我看向少女，一时又觉得有点不对劲。看到这样荒无世界的人，是怎样才能保持这样的活泼和天真的样子呢？于是我接着问道：“你以前在哪里？是怎么来到这片沙漠的？”

　　“嗯…”少女沉思道，”我记得我之前是住在一片森林旁边的，不知道为什么就出现在了这里。所以我正在找路，找通往绿洲的路。那里应该就是沙漠的出口。”

　　绿洲吗…明明能看到一切，却在抱这种无根据的妄想吗？看来是刚刚醒来。我不禁有点同情起来她：“别找了，这里没有绿洲。”

　　“怎么会呢？”少女有点急，“就像有男孩就会有女孩，有黑色就会有白色。这里既然有沙漠，就会有绿洲。”

　　“我在这里走了这么久，也没看到绿洲，怎么可能会有绿洲呢？”我理所当然地说她突然指着一处方向，说：“绿洲就在那里啊。”

　　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过去，结果只看到一片沙漠，忍不住说道：“你在逗我？

　　“不，只是你暂时看不见罢了。”她说道，“它就在地平线的那一侧，等待着我们去发现。”

　　我看着她的坚定的眼神，感觉她不像在开玩矣，一时竟有些触动。就连远方那条永远都摸不到的地平线，一时在我看来却也是那么神秘和吸引人。

　　然而……

　　“你能先把我挖出来吗？”

　　……

　　后来我就和她一起寻找她口中的绿洲去了。并不是真的相信她口中的话，只是觉得有一个还算可以正常说话的人在一起起码能让我好受些。

　　她和我说她叫托莉雅。有点奇怪的名字。

　　她和我讲她以前的经历——其实就是梦中的设定。她说她以前住在森林旁边的一个小村庄里，和她父亲相依为命。她父亲经常上山打猎砍柴。以前她经常陪父亲去森林，但后来她觉得父亲不应该砍伐树木杀害小动物，所以与她爸有了矛盾。有一次矛盾激化她就离家出走跑到森林深处了。后面的事她说她也不记得了。

　　比起她和她爸的事情，她更愿意和我讲她在森林里的见闻：比如吃错蘑菇结果拉肚子的事，她在夜间看空旷的地方到一片萤火虫的事，她有次在森林里跑远了结果迷路的事。每每说到搞笑的地方，她都会发出银铃般的笑声。

　　她还很博学，她会和我讲毒蘑菇的种类，蝴蝶的种类、鸟的种类和树的种类等。有的时候她和我讲各种稀奇古怪的树时，风吹动她的长发。这时我就忘了其他那些少见的树，脑子里浮现出一种耳熟能详的树。

　　柳树。

　　……走了很久，我们也逐渐遇到了一一人-——然，再也没有遇到过拥有破除虚妄云之的人-——么是还在童眠的人，要么是沉浸在脑内设定中的人。她还抱着很大的热情去和他们交流，但结果大同小异：大多把女当成了空气，少部分人虽还能和她说话，但她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看到一些不存在的人或事。有时候她还尝试去提醒他们，但因为又不合他们脑内的设定而被他们自动过滤掉了。渐渐地，她也如我一开始一般明白了这个世界的真相。

　　我当时一直很担心她的笑容会逐渐环坏，可是她没有。即使在明白自己已往的经历都是一场梦后，她仍笑得那么灿烂。我这时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一丝名叫希望的力量。之后她也放弃了和那些人交流，我们干脆就在不远处观察他们的反应来推测他们脑中的设定。我们就在脑中妄想着他们眼中的那个世界，来感受片刻那虚幻的温暖和幸福。

　　可是那一次不同。

　　当时我们也在观察一个人一——他的世界里，他成为了一个父亲。而当时他正在“家”里和“女儿”度过温馨的时光。

　　我本来很陶醉于这种当别人爸爸的这种感觉，可当我看向托莉雅的时候，却突然呆住了。0

　　她的双眼圆睁，嘴巴微张，好像回忆在什么悲痛往事一样。那到底是种什么样的表情啊！哪怕只是看了她一眼的人，都会被那种泪水下一刻就要决堤的那种悲痛所感染。我从来都没有为谁感到这么的心痛过。

　　“托莉雅？”我呼唤道。

　　我喊了几遍她才反应过来，我关切地问道：“你怎么了？”

　　她回过头，谈淡地说道：“看到他们，我又想到了父亲。我们最近一直都在争吵，好像好久都没有这么和谐地共处过了。”

　　我安慰她道：“何必对那些事情耿耿于怀呢？那不过是梦罢了，何必拿不存在的事情折磨自己呢？”

　　她听到我的话后，似乎做了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然后又露出了她正常的笑脸。看到那张笑脸使我感到安心，我也就没追问下去了。

　　后来每当我把目光看向这一刻，都会后悔莫及。她眼神中那份痛彻心扉的悲伤，她笑容中的那份牵强，我不可能没看出来。

　　正如她对我撒了谎一样，我也对自己撒了谎。

　　……

　　再后来，我和她仍在一起的时候，就再也没有遇到其他人。

　　这个世界很无聊，我和她只能一直聊天排解寂寞。除了她跟我说以外，我也会和她讲我童眠中的事情。但和这有限的事情相比，无限的时间实在是太漫长了。我们把能够回忆起来的记忆几乎是一秒一秒地讲述，可还是讲了一遍又一遍。第一次讲的时候真的觉得很搞笑，后来讲第二遍、第三遍、第四遍…的时候，我们还是笑了，而且越笑越大声，声音仿佛使沙漠都在震颤。

　　笑啊，笑啊！为什么不笑呢？当然要笑啊！

　　现在停下来，不是很奇怪吗？我们不是一直欢声笑语地走过来的吗？那当然要一直笑下去啊！

　　于是我们笑得越来越牵强，越来越虚伪。

　　我看不到希望了，关于托莉雅说的绿训。她之前说绿洲在地平线之外。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每每在高处四处俯瞰时，连成环状的地平线都让我感到一种奇怪的封闭感。如果有上帝的话，那这绝对是他画的一个圈。

　　一个永远都逃不出去的圈。

　　后面我实在受不了了，当时我突然用巴尼斯黑阿合成了一把锋利的刀，不顾托莉雅的惊愕目光，把刀递向托莉雅说：“请用这把刀杀了我吧。”

　　其实我早就知道物理性的方法可以杀死人了，只是我一直设敢试——因为我很懦弱。

　　然而当她看向我的时候，我突然就后悔了。她又露出了与那天如出一辙文的悲痛。一看到这副表情我就感到罪恶。拿着刀的手也一软。

　　她突然拿往刀背，在我没反应过来时，抵住了她白净的脖子。她逐渐向刀背处用力，脖子的皮肤顺着刀的力道深深地凹陷了下去，仿佛下一秒就要割破。

　　我马上打掉手中的刀，一时被吓得心脏都快停止跳动。

　　“为什么…只有你不行。”我哀求道。

　　“为什么不行？我也痛苦，我也想解脱，为什么不能让你杀了我！”她怒吼道，眼泪突然就涌了出来，声音显带着颤料的哭腔，“赵循，你太自私了！”

　　我也忍不经泪流满面：“对不起，对不起…”

　　她突然抱住了我，更是我抱住了她。我忍不住在她肩头哭了起来，竟像一个不成熟的小孩子一样。

　　“你知道托莉雅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吗？”她在我耳边轻语道。

　　“这出自一位女王的名字。女王被少年召唤到了他的那个时代，陪他一起并肩作战。他们逐渐产生了感情。可战争结束后，女王就消失了，回到了她的时代。”

　　“少年想着：只要她还能留着，自己还能看到她，不管与她什么关系都行。可是不管少年重来几次，经历几遍战争，与王的关系或亲密或疏远，她都会从这个时代消失。”

　　托莉雅顿了一下，然后用回忆的口吻说道：“其实第一次见到你之前，我感到很孤独无助。可是当时我看到了你，你躺在坑里，仿佛天上掉下来的一样。我当时就有种错觉：我觉得你是受到我的愿望而出现的。就像那位少年召唤出王一样。”

　　“所以，你能不能不要像那位王一样消失呢？”

　　她那份强烈的愿景感染了我，我发誓道：“一定。”

　　托莉雅似乎安下心来，她然后以一种近乎虚幻却又坚定的口吻说道。

　　“绿洲一定会存在的，我们一定会找到它。”

　　“到时候我们一起建个小木屋，一起生活在里面。因为我们不会饿，所以我们不用杀害小动物。我们可以天天去森林里玩：去和兔子捉迷藏，去和蝴蝶作伴，去听小鸟在林间歌唱。我还可以带你去见识我和你说过的各种各样的植物和动物……只要我们还在前进，就一定可以找到绿洲的。”

　　虽然她描述的绿洲生活很美好，可却无法再在我心中激起涟漪。因为就在刚刚我彻底明白了自己的心。

　　托莉雅的绿洲能不能找到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绿洲”已经找到了。托莉雅就是我的绿洲。

　　……

　　从那之后，我真正地体会到了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美好。

　　并不是说世界变好了，世界还是那个老样子。只是我心态变了，看到的自然也就有所不同：以前我总时不时关注着周边的沙漠——尽管旁边空无一物。但现在我的世界变小了——只容得下托莉雅一人。

　　我想：托莉雅也是这么想的吧。我们都明白彼此的心意。

　　因为如此，所以我们不再为这无边际的沙漠而焦虑。既然没有话题，大部分时候就保持沉默。所以没有像以前那样并肩走了，反而变成了大部分时候她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我变得极其容易满足：只要还能看到托莉雅，听到托莉雅的声音，甚至只是想到“托莉雅”这个名字就会从心底涌起幸福的甜蜜。

　　现在回忆起来都能体会到这种感觉。这就是爱吗？

　　我想：一定是的。

　　有的时候走着走着她会毫无征兆地停下来，一动不动好像在发呆，但过了一段时间又会重新走起来。我觉得这样也挺好：就算我们不需要休息，也没必要一直这么重复着机械地前进不停。

　　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是这么想的。

　　她毫无预兆地停了下来。如同之前一样，我也停了下来。这时突然一阵劲风吹过，卷起了一些沙尘，一时弄得我睁不开眼睛。

　　但我还是努力缓缓挣开了眼睛，看向托莉雅。可是刚这么做，我就感觉哪里不对——托莉雅身边的沙尘似乎要比周围更密一些。一阵不详的预感从我心中升起。我赶忙冲向前去，大喊道：“托莉雅！”

　　那个一直在我眼前矗立的身影猛然向后倒去，我急忙接住了托莉雅下坠的身体，却惊奇地发现：她的身体似乎变轻不少。

　　我看向托莉雅，却突然像被谁揪住了心脏一样难以呼吸。

　　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

　　托莉雅此时也看向了我。而每时每刻，她的身体都有无数细小的部分脱落，碎裂成沙，被风带走。刚刚的沙并不是来自于风。

　　而来自托莉雅自己。

　　你不是要和我一起寻找绿洲吗？我们不是要建一座小屋吗？你不是还要带我去看你描述中的各种各样的树吗？一时间，我有千万句话要说，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原谅我…我的巴尼斯黑阿快耗尽了。”她用细若游丝的声音说道。

　　“谎言终不会长久的…其实我知道：那不是梦境，而是现实。这里不是现实，是对我的惩罚…”

　　“我早就想起来了：在我走后，父亲死了。一定是他滥杀生灵招致了天神的惩罚。作为他的女儿，我也受到了惩罚，来到了这里……”

　　“你肯定也是惩罚的一部分吧：天神把你从你原有的幸运中带到我面前，让我爱上你，又在我最爱你的时候让我离开你……”她突然哽咽起来，“我是个罪人……”

　　什么惩罚什么乱七人糟的我全都没听进去，我现在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想让托莉雅话下来！但是我却没有任何办法…我转过头，不想再看到托莉雅的样子。但她却用双手使我的脸正对着她。

　　“我爱你。”

　　我着着她闭上了眼睛。我猛然理解了托莉雅的意思，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我也爱你。”

　　随后，猛然吻了下去。

　　吻到再也吻不住任河东西，抱到再也抱不住任何东西。风早已吹干了我的泪痕

　　我向前方看去，那里已没有了托莉雅的背影，今后也不再会有了。我突然想起“托莉雅”这一名字的来源，不禁一阵苦笑。

　　取王名的少女终将成王。

（十）

　　我最终还是让杨诗瑶过去了。

　　我发现并不是我想象中的说几句就好了。我没听到她们说了什么，但是确实好像过去了很久，不是一件很容易完成的事。

　　但还是成功了。

　　我犹记得当时林柳涵的样子——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她都没这么伤心。我一时还没摆脱“林厉”的身份，下意识想过去安慰她，然后……

　　“啪”！我一时对脸部火辣的痛没有感觉，只是不由自主地看向柳涵。她的眼中愤怒、羞耻和失望不断交融——那是梦破碎的表情，我终生难忘。

　　“骗子！”像是用尽全身的气力一样对我吼道，然后她又一路跑到杨诗瑶怀里哭泣。

　　杨诗谣并没有完全地告诉她真相，或者说还给她留了一点希望——她没说她的父亲只是她的幻想，而是告诉她跟着她走可以找到她真正的父亲。诗瑶是柳涵目前唯一的希望，所以她恨我远胜于恨诗瑶。柳涵在后来就一直粘着诗瑶，而见到我就退避三舍。

　　不久后，柳涵睡着了。我又和诗谣坐在沙丘的边上聊天——就像初遇时一样。我情不自禁地和她讲了托莉雅的故事。哪怕过了这么久，说到后面时我的心中还是被悲痛所笼罩。

　　说完之后，我们长久地沉默。然后诗谣打破了沉默

　　“太像了，实在是太像了…”诗瑶像是在喃喃自语，“难怪你会在柳涵中寻找她的影子。

　　我没有回答。

　　过一会儿后，她像是同情又像是自责地说道：“对不起，再怎么样我也不该在那种时候那么激烈地撕开你的伤疤的。”

　　我还是开口了：“不是你的错，如果不以那么激烈的方式对待我的话，我说不定仍困在自己的谎言中。”

　　我想到托莉雅和林柳涵的童眠，她们的父亲似乎都遭遇了不幸。我不禁问道：“长眠不一定是幸福的吧…”

　　“确实。特别是长眠将醒的时候，往往会伴随着不幸。”诗瑶说道，“但是‘母亲’并不是直接把人带回最初的长眠，而是会引导人的童识下沉，所以长眠中的设定会有所改变。只要你真心渴望幸福，结局也会有所改变。”

　　“这样吗…”我又不说话了，我不禁回想起自己的童眠，突然觉得自己的童眠幸福得有点不正常，但回想起来又令人窒息。

　　自己到底是怎么从那个童眠中醒来的呢？想不太起来了…

　　“呐，我这样的‘骗子’，真的能在另一个谎言中获得幸福吗？”我又想起了林柳涵，不禁问道。

　　“这不一样，你不必自责。”诗瑶以一种体贴的口吻说道：“在这样一个无聊的世界，又有谁有权利责怪一个追求幸福的人呢？只是并不是所有的谎言都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幸福。比如你对林柳涵撒的谎，本质上其实是在伤害彼此。但如若你回到长眠的话，就能得到长久的幸福。”

　　其实我刚才又想到了史洋，在我自己的谎言破碎后，我又禁不住想起了那个追逐真实，追逐太阳的少年。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呢。

　　不过还好，杨诗瑶的安慰让我安心了一点。不过有个问题还是想问她。

　　“为什么要这么帮我呢？为什么这么在意我的幸福呢？”我不禁问道。

　　“嗯…”杨诗瑶像是在回忆一般说道，“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像在哪里见过你一样。所以就忍不住拉你一把。”

　　我突然想到了什么，赶忙问道：“你…不会也在我身上找寻谁的影子吧…”结合杨诗瑶刚才那反常的温柔语气，我一时对她的行为有了同情之上的揣测。

　　诗谣一时表情像蒙了一层鸟云，冷冰冰地说道：“你以为谁都和你一样啊，变态。”

　　听到她那冷冰冰的语气，我反而安心下来，就连她又开始叫我“变态”这事都不想去计较了。这样来一下后，悲伤的氛围好像都淡化了不少。

　　诗瑶突然笑了一声，问道：“话说…把你死…嘿啊，是啥。”

　　我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她说的是“巴尼斯黑阿”，一时无话得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巴尼斯黑阿就是…”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不过我突然想起了我还戴着幅墨镜，我便指了指墨镜说道:“你看我戴的这玩意，就是一堆沙子用巴尼斯黑阿合成的…”

　　诗瑶好像一下子就明白了，随即谈淡地吐出一句：“起名鬼才。”

　　我一时欲哭无泪，我记得托莉雅也吐嘈过我取的名字。虽然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叫它，但…但挺顺口的不是吗？巴尼斯黑阿，巴尼斯照阿，巴尼斯黑阿……

　　“巴…这种力量好像每个人都有。只不过每个人力量大小不一样。”杨诗瑶说道，“母亲曾和我说过这种力量，她说这种力量代表着人的快乐程度：越快乐这种力量越强。她还说这也是她引导人进入长眠的‘力量’。”

　　“快乐…”我头一痛，不好的回忆又涌现上来。

　　“这是对我的惩罚……”

　　悲伤又从我心中涌出，我不再说话：原来托莉雅那时是如此地痛苦吗…

　　我不想再去想了。

　　杨诗瑶见我突然不说话了，似乎也明白了什么。她犹豫了一会儿，还是开口了。

　　“等我们找到母亲，你一定可以再见到托莉雅的。”

　　“一定。”

　　我苦笑一阵，我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这上面了吧。

　　总比没有希望好。

　　……我没想到的是：希望来得这么快。

　　本来现在平时也不是我背着林柳了了。自从她认请我不是她的爸爸以后，她的眼睛就开始了迅速的病变，很快就达到了正常眼珠的一半大小，对此我一直很担心。又不好在在此之后病变就停上了。她现在一直粘着杨诗瑶，醒着的时候就牵着诗瑶的手，目着的时候坚决表示不要我背，所以只好让诗强瑶背她。有的时候是诗瑶睡着了，这个时候她就远远地坐着，不让我靠近。每到这种时候，气氛总是微妙而尴尬。

　　不过我完全没有因为林柳函态度的转变而怪罪她。相反，我看到她这么讨厌我，心里一时反而安心下来。如果她仍像以前一样对我那么好，我反而会受不了的吧，罪恶感也难以消失。

　　我本以为时间会在罪恶感的消融中慢慢度过。但我没想到在那时，我看到诗瑶牵着柳涵的手刚翻过一座沙丘时，却突然发出巨大的惊喜的声音。

　　我赶忙跑过去看，却发现她抱着一身黑袍，冰冷的脸上透露出难以抑制的喜悦。我比对了一下杨诗瑶身上的黑袍和她手上的那件黑袍，似乎明白了什么。长久的麻木让我一下子不知道该对这份惊喜作何反应。

　　“这是…这是‘孩子’的衣服”杨诗瑶沉浸在喜悦中，“这说不定是‘母亲’留下的线索，他们就在这附近…”

　　说罢，她突然把那身黑袍给了我，说道：“我马上去附近找一遍，以防我找不到你们，你们就在这里等着。”

　　我明白了她的意思：巴尼斯黑阿合成的东西需要一定的巴尼斯黑阿持续供给才能维持其形态。而这件黑袍还存在，就说明“母亲”他们就在不远的地方。现在若不赶去找，万一刚好错过了，可能就再也遇不到了。

　　刚开始我还想跟过去，但我发现杨诗瑶全力奔跑的速度是如此的恐怖之后，也就放弃了这一想法。这个时候我意识到：现在只剩下我和柳涵两个人了。尴尬的气氛顿时漫延开来。

　　我本以为她又要急于和我拉开距离，但没想到她并没有动。反而是不时地看向我，眼神有些躲闪。不过犹豫了一会儿，她还是向我问道：“诗谣姐姐的意思是…我很快就能找到爸爸了吗？”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柳涵自从那句“骗子”后，就再也没有和我说过话了。等我反应过来后，我肯定地说道：“会的，一定，很快就会找到柳涵的爸爸的。”

　　我本以为她是带着十分期待的心情问出这句话的，所以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也应该欢呼雀跃。但让我不解的是：她既没有欢呼，也没有雀跃。反而带着一脸我从未在她脸上见过的困惑的神情。她开始用手摸着下巴来回踱步，仿佛在思考着什么天大的问题。

　　我一时真心有点摸不透柳涵的想法了。我就这么站着看着她，或者干脆就看向诗瑶离去的方向，隐隐还能看到一点诗瑶的影子。

　　可不知道为什么，片刻之后，柳涵突然停了下来，好奇地往一个方向看去。注意到她的异常，我也顺着她的目光着去。不过呆在这边的世界了，我一时间还没有反应出那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可当我看清它的时候，时间就慢了下来。

那是只半人马。人马拉弓拉满。而箭的方向……

正对着我们…不…正对着林柳涵。

　　我看向柳涵——她还好奇地张望着，不知道危险的到来。但我的每一个细胞此时此刻都为她高喊着“危”字。

　　我跑向柳涵。与此同时，我听到了箭的破空之声。

　　“嗖”。

　　一步、两步。

　　从未感觉时间如此漫长，箭的锋芒在耳边喧嚣，缓慢地放大。而我的腿却如同灌了铅一样，无比沉重。

　　此刻，我清楚地感知到：这是我和箭的赛跑。

　　谁先到达终点决定着林柳涵的生死。

　　再快一点！再快一点！我的步伐从未那么用力，并更用力地向前。可箭已经近在咫尺，似乎这场比赛是它的胜利。

　　于是我跳了出去，箭穿透了我的身体。然后我重重地摔了下去，差点从沙丘上滚下去。我感到一股撕裂般的痛，喉口一甜，喷出了一阵鲜血。

　　啊…被血染红的，被鲜血染红的…好美，我有多久没有看到这样一抹殷红了呢？我陶醉地想道。

　　再然后的事，我记不太清楚了。

　　我只记得柳涵在我旁边一边哭喊一边叫诗瑶的名字，我只记得当时沙丘旁出现了各种奇形怪状的沙魔包围了整座沙丘，我一时因为紧张甚至还尝试再次爬起。但还好我记得诗瑶及时出现了。我看着她扫荡着沙魔，心顿时安了下来。

　　然后一股巨大的脱力感传来，我的身体呼唤着意识向下沉去。然后视野逐渐模糊起来。

　　我要死了吗？我突然感到一阵喜悦：我终于可以结束这无味的一生了。回到…我该去地方。想到这里，我幸福地闭上了眼睛。

　　托莉雅…我来见你了。

　　“赵循！”一阵痛呼声在整个沙漠中回荡。

第三章 自我的破与立

　　你来人间一趟，你要看看太阳。

　　——海子《夏天的太阳》

　　（一）

　　黑暗、寂静、无限而又狭窄。我便处在这样的夜中。

　　夜环绕着我，夜笼罩着我。夜如同孩童的摇篮，意识就在这样的摇篮里静止着、安息着、宁静着。

　　可不知从哪里出现的声音撕裂了这份宁静，打破了我的温存。那声音遥远得像处在另个时空，却又真切得近在耳畔:刺耳、嘈杂、喧闹。它如一双不友好的大手把我猛然抬升，抬升抬升……

　　抬升。

　　抬升。

　　不久，我感受到一层仿佛墙壁的东西。我抗拒着，挣扎着，想要回归夜的中央。但那双大手不由分说地继续抬抬升我。那层壁垒却好似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我从那窟窿中蓄力已久般地浮了出来，呼吸困难的感觉也传了上来。

　　我猛地吸了一口会气眼皮困难地睁开-——醒了过来。

　　（二）

　　“嘀嘟！嘀嘀嘟嗒嗒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嘀嘟嘀嘟嘀嘟嗒嗒哆，哆哆哆哆·……我的意识尚且处于朦胧状态，还不想太过清醒。但绵长不停又特持的声音持续刺痛着我的神经，使我不得安息。我忍耐着大脑位来的撕裂感，摸索着，按掉了闹钟。

　　世界顿时安静了下来，我摸了摸额头，揉了揉眼睛。好像做…了个很久的梦呢·…了些什么呢·…不太起来了。

　　环顾四周，一片漆黑。窗户透进了的依稀灯光，微微显现的房间的轮廓。寻找了一会，我打开了灯。房间瞬间明亮，刺眼感又使我闭上了双眼，过了好一会儿才又重新睁开双眼。房间中的东西一时突兀而清晰地呈现在我眼前：桌子、书柜、白色的墙壁、堆在书桌上的一堆书、我所睡的床。一股陌生感突然传来，就如同我被谁丢在这个陌生又狭小的空间？

　　想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里是我的房间啊。

　　这种感觉每天都会来一次，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看向桌子上的闹钟，当看到闹钟上显示的时间时，我猛然紧张起来。

　　5:05:17

　　草！已经过去5分钟了！果然不应该起床后还磨蹭的！

　　得在5：20之前赶到那家伙那里才行。

　　我忙穿好衣服，戴上手表、洗脸刷牙。我寻找了一会儿，注意到冰箱上有张便利帖。

　　亲爱的循循：

　　电饭锅里给你热着红薯，还有子柒的那份，小心有点烫。学习努力是好事，但也要注意休息。今天放假，下午早点回来。

　　妈妈

　　还“循循”，我都这么大了肉麻不肉麻。我耸了耸肩，看了下手表上的时间。

　　5:14:29

　　都这个点了，还没过来。我有点焦虑。她该不会还没起床吧——算了，还是我去找她吧。

　　我拿上钥匙，换好鞋子，直接往楼上4楼奔去。没有迟疑，我用钥匙打开了门。客厅空无一人。这个时候谢父谢母还在睡觉是正常的，可子柒那家伙怎么能还在睡…我不禁有点恼火。于是我马上奔进了谢子柒的房间。

　　打开房间的灯，可以看到一个少女糟糕的睡姿：像鸟窝一样蓬松的短发，只能用“一坨”来形容的被子，没盖住露出的光滑的脚丫子以及少女嘴角流出的些许唾沫星子……我实在不忍心看到眼前的这一幕。

　　“谢，子，柒！”我用饱含着怒气又尽量压低了的声音喊她的名字。

　　少女艰难地翻动身子，像举哑铃一样微微地抬起眼皮瞄了我一眼。

　　“让我再睡…睡五分钟，就…就五分钟。”名叫谢子柒的少女说完后，对把身子翻了回去，一幅坚持要捍卫自己合法睡眠权益的姿态。

　　我一时语塞。看着她那幅“即使你叫我我也不会醒”的姿态，我又知道哪还有那么5分钟时间还给她单纯赖个床——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要用在刀刃上。

　　看来只好掏出我的杀手锏了…我掏出一根羽毛，而后看向了谢子柒的脚丫子。

　　“啊哈哈哈…别搞我别搞我…哈哈哈哈哈…快停下…”谢子柒抽搐着身子，无力地说道。

　　“我搞你的时候别叫那么大声，别把你爸妈吵醒了。”我面无表情地说道，”还有想让我停下来就马上起来。”

　　“我起…我起还不行吗。”

　　之后在我的监督下谢子柒快速地换好衣服洗脸刷牙，顺带提醒她带上那个最关键的活页本。然后我就领着她来到了楼下302——也就是我家。我又看了看手表上显示的时间。

　　5:27:47

　　“你看看这都几点了。本来应该是你主动过来并且咱们在5：20之前就应该开始的。”我拿出几张必要的草稿氏和红笔黑笔蓝笔，责难道。

　　“那也不是某人这么粗鲁地叫一个女孩子起床的理由···”谢子柒理怨道，这特地把“女孩子”这词咬得很重。

　　“你爸妈给我你家的钥匙就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还有…”我不禁又端详起谢子染的脸。嗯…长得肯定不丑，但是剪这么个潇洒的短发，我一时只好用“帅”来形容。我不由得想起她刚到我家楼上时，那时候还小，她把着个单马尾。跳的时候马尾也跟着一蹦一蹦的，特别可爱。现在看她，总有种幻想破碎的感觉…

　　“你还知道你是个女孩子啊，你要是更像个女的就好了。”

　　谢子柒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不过也没有说什么。到干正事的时候了。她拿出活页本取出张活页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各种字和符号。一部分是我抄好的题目，另一部分则是子柒自己做题的痕迹。我把活页纸拿过来看了一遍，令我惊讶的是虽然我给的题目的量和难度较平日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她的正确率却明显提高了许多。这使我的火也消了一点。当然这也不是她赖床的理由。

　　“有哪里还有疑问吗？”我问道。然后谢子柒就指了几道题目提出了她的疑问。于是我拿出草稿纸，一边用黑笔在上面演算，一边讲解，一边用红蓝笔标记重点。然后子柒就在一旁用活页纸做着笔记。

　　说来我本没必要给她义务讲题的。倒不是不愿意，而是她虽然不怎么学习，但是成绩还可以。语文英语历史政治这些文科基本上都能稳在S，甚至有的时候还能打，S＋。数学，物理化学这些理科科目稍微差一点，但也基本都是A以上的水平。只不过有一天她突然和我说她要和我考一样的高中——常俊中学。可是常俊中学的要求非常严格，要6S＋才能进。现在都已经在初三了，没有很久时间就要中考了。为此，考虑到我理科成绩常年稳在S＋，于是我们约定好了，我每天会抄一些我自认为综合性比较强，难度比较大的题目，并且我们每天早上会提早起床约好在我家讲题。

　　我一般出的题难度又大题量又多，好在她脑子还比较灵光，一般早上这段时间就可以顺利解决了。今天她需要讲的题又少，本来预计是6：30时差不多讲完的，今天竟然6：10就把该讲的讲了。

　　于是我和谢子柒收拾好东西，拿上我妈蒸好的红薯就出门了。

　　我们住的地方离我们上学的余梅中学有一定距离，但有条近路。我们家所在的小区离广场很近，穿过广场之后向左边下楼梯就是一条小路。小路就建在锦江河的提坝上，比广场的地势要矮许多。从我们走向学校的方向来看，左边是很高的水泥斜坡，右边则是围杆。从这里可以看到奔涌着的锦江河。

　　我和子柒穿过广场，走到了这条路上。清晨太阳方才刚越过地平线，还没温暖大地，空气中带着冰凉的寒意。不过还好我手上拿着吃了几口的红薯，红薯的身上还带着一定的热量温暖了我的手，被咬的地方也散发着氤氲的白色雾气。我，就这么一手拿着江薯，一手拿着本单词册在记。

　　谢子柒也拿着红薯在吃，不过我没太留意她。当我反应过来的时候，她已轻把我手上的单词册给夺走了。

　　“还给我。”我有点愤愤地说道。

　　“才不要呢。”谢子柒用不满的声音说道，“从早到晚就知道学、学、学。你这样搞和我一个人走有什么区别。陪我聊会天嘛。”

　　“我们要考的可是常俊中学啊，要6S＋才能进的。就算是我，也没有把握一定能进啊。”然后我又把话锋指向她，“倒是你。以你现在这个成绩，进常俊中学还很悬，你今天早上这个状态就特别不对劲。你要是把目标放低点，比如长郡中学，只要6A就可以上，那我根本就没有必要逼……”我正说着，然后看向谢子染。结果子柒捂着耳朵，摆出一幅“不听不听王八念经”的姿态，硬是把我后面的话给憋了回去。

　　谢子染见我不说了，便放开了捂着耳朵的手，都嘟嘴说道：“可是今天这么特殊的日子，不管怎样都应该放松一下吧。”

　　“今天？”我一下子迷感起来：哈今是什么特殊的节节日？我打开手表查看了一下今天的日期：“7月20日星期六”。我义又想了一下，7月阳历的日子我印象里似乎就只有7月1号香港回归纪念日了。想到香港之前发生的事情，我顿时觉得这破她方不提世也。农历的节日的话一…像夕七是最有可能的，可是也不是今天啊。就算是今天，我一个初三的学生，过什么：七夕人节啊，我又没有女朋友.…来想去，子柒的意思应该就只是今天是周未末放假的意思吧。于是我像老师一样说道：“不行，不能放松，中考之前没有假期。”

　　谢子柒起眼睛，摆出一个周困惑表情，用略带夸张的语气说道：“你真又不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不就是周六吗。”我无语道，那还能是什么日子。

　　在我的观察中，谢子柒先是露出了略带惊讶的表情，然后转变为深思熟虑的表情，最后好像又想通了什么，露出一丝惯例般的狡黠。最后来了句：“是是是，周天六不应该放松，赵大学者。”

　　我一时对她在想些什么有些丈二和尚摸又不头脑，也懒得去想这件事了。也没有心思去抢她手上的单词本了。我们就在这样的小路上安静独地着。

　　时间虽然也还早，但对行走在这条小路上的人们也不算早了。我看到一些人或走或、或跑，、迎面，、从背后而来。我们彼此无言，安静地交错，安静把地到之间的脚步声。凉爽的河风不时吹来，吹走了脑中残存的困意。我还挺喜欢这种晨时静谧的氛围的，之前绷紧的神经也松驰不少。

　　那本无言的朝阳本无声地散发出并不强烈的完光，柔和把地亮这一方。然而当我和子染走了一段距离后，那朝阳却忽地迸发出强烈的完光。那光芒给人们裹上了一层金黄和红火，一时强烈得有些让人难以睁开眼睛。我和子子柒约而同地看向河边，那朝阳的倒影在水波荡漾。在江中显现的完光既源像碎的石片闪烁，又像素描笔融触堆积的白昼的线条。

　　谢子柒看向河边，喃喃道：“真美啊。”

　　是啊，确实。平时我们正常出门比这晚20分钟，是很少有机会看到这样的景象的。

　　谢子柒突然冲我笑了笑，露出她那颗虎牙。一时间，我愣住了。她的笑就好像反射了阳光一样，一时灿烂得我有点睁不开眼。我觉得我仿佛不是在看谢子柒，而是像在看另一个陌生的人一样。

　　她突然把手别在背后，在我面前踱起步来。

　　“呐，赵循”。”她开口道，“你说等我们上了常俊中学后，我们还会在一起吗？”

　　“我们还会住在一起，还会一起上下学吗？那附近有河吗？我们还会沿着河道一起走，这么看太阳吗？”

　　静谧的环境中带上了一点凄源伤感和物是人非的味道。要是现在不是早晨而是下午的话，残阳的迟暮的先打在她身上，这氛国应该还更浓烈点。不过我不吃这套。

　　“你想得真美，等你先考上常俊再说。”我赶忙把这快成形的氛围破坏掉了。肉麻，实在是太肉麻了。今天的子柒太奇怪了，莫名其妙就变得那么伤感，这一点都不像她。

　　谢子柒听到我的话，愣了一下，然后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开心事一样，笑了起来。

　　“呦西，那就以考上常俊中学为目标，进军！”谢子染突然像成了一个“可是，如果不经历这一虚无，如果不理解这一虚无，又怎么能真正地摆脱这一虚无，又怎么能叫真正的话着呢？”

“是啊……”

世界渐渐染上了一层黄色，包括那位拿着剑穿着白衣的我。随后，全部坍塌成了一堆黄沙。这个世界又只有沙漠、太阳和我。

我伸出了我的右手，仿佛我能抓住太阳。

随后我向着太阳走去，带着向往和希望。而这世界逐渐模糊……指挥官一样，向前跑去。

　　感情你前面这么慢吞吞地走，这时候就跟打了鸡血似的跑起来了？

　　不过活泼、爱笑、神经质、男孩子气，这才是谢子柒该有的样子。

　　我笑了笑，一路小跑跟了上去。

　　……

　　6:47:26

　　等我们到达余梅中学的时候，我看了下时间。因为平时是7：25上早自习，所以我们平时差不多是七点十几的样子到的。今天竟然差不多6：50就到了。

　　虽然我和谢子染住在上下楼，在同一所学校上学，但是并不在同一个班上课。我是初三（4）班的学生，而她是初三（2）班的学生。所以到了学校后，我们就各自回自己的班上去了。我当然没忘让她把单词册还我。

　　我到班上的时候班上还一个人都没来，我就这么安静地坐着背单词。浙渐地，班上的人一个一个地来了。我其实有点怕。因为我总是时又时地感觉到有一些目光时不时瞟向我，一些议论的声音时不时提及我。虽然已经习惯了，还是有点不舒服。

　　其实我明自他们并没有恶意。我的成绩在这所学校堪称变态的水平。我们这只是个小地方，教学水平不高。而S＋的设立，本身就是很变态的存在。在这里能考出几A几S，就已经算是很厉害的存在了。而我的成绩一直分稳在5S＋1S左右，还经常享6S＋，稳居年级第一。这种成绩对他们来说简直想都不敢想。所以我在班上既使什么都不做。也会受人关注：会有人看我，有人向我问题，有人想找我搭活然而他的话翻译过来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你为什么这么厉害？

　　但即使如此，这并不令我高兴。我一直不善于和人打交道，所以一直以来只能和包括子柒在内的很少一部分人正常交流。这种受人关注的感觉只会使我如坐针毡。

　　等着等着，好又容易熬过了早自习。我收拾好笔，书本和试卷，就坐到了教室外边那个专门为我谁备的座位上。当然，这一过程又引来了一个不少目光。

　　我是不用上课的，我来学校只是来自习的。这是我和班主任协商后做出的决定。并不是说是为了逃避关注——倒又如说这样的话某种程度上更显眼。而是因为老师讲的东西我是真的都会了，坐在教室里面我又不好干其他事情。

　　当然我并不是十全十美。确实我时不时就会有一门打S，这一门一般来自我的语文、历史和政治。因为我一直，不是很能理解这几科含糊不清的思路。纵使我基础知识已非常扎实，但总会有些模棱两可的题目让我拿不到S＋。我经常询问这些科目的老师，但他们的回答往往难以使我满意，要不就“用常识思考”，要不就在明明两个答案都是对的但这个就是语气更重一些意思更精确一些所以选这个又选那个，有的时候这可以经我扯到做文科题目的直觉上去。

　　不过历史老师和我聊天的时候有的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我有“虚无主义倾向”，然后又叹了口气说这又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现在的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其实我不是很能理解他口中的“虚无主义”是什么意思。如果说是认为世间一切事物都没有意义的话，那我认为和我一点都不沾边。因为目前的我看来只要能让我更有可能考上常俊，那每一分努力都是有意义的。

　　扯远了…总之我现在对这些科目采取最死板的方法，就是题海战术。通过我刷过的类似的几百道题来判断这一道题。即使还是不理解，但是能做对。我现在利用上课的时间就是在干这些事情：提高哪怕一点答对题目的可能性。

　　不过我还有一项被委派的经务，就是老师点我我还得被叫进来讲题，班主仕说这是我应尽的义务，我也就认了。

　　上午的时间在不断地刷题中很快就过去了。中午的时间我是不会回去吃饭的，于是我到校门口一家饭店买了一盒炒饭拿回来吃。吃什么都无所谓，反正能填饱肚子就行。

　　在我提着炒饭准备回教室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在走廊上看到一个微胖的身影。那身影见我过来，便对我喊道：“呦，“找东西”！”

　　我听到他对我的称呼，脸色狞笑着靠了过去。

　　“呦，大牛…”我把手比作刀刃的姿态比在他的脖子上，“再叫我‘找东西’…我就让你这牛头瞬间落地…”

　　被我拿捏住的“大牛”全肥肉一颤，忙表态道：“鄙人不敢了，鄙人下次一定不…”

　　我叹了一口气，松开架在了他脖子上的“刀”。

　　这家伙名叫顾其荣，外号是“大牛”。他是初三（2）班的人，和谢子柒是同一个班的。他算是我在这学校为数不多的朋友吧。他的理科也很好，平时成绩都是1S＋5S左右，也算是个厉害的人。我以前经常和他探讨题目。过这段时间我在搞语政史，所以见得少了。

　　他以前给我取了个外号“找东西”，明明是动词硬被他用成了名词。他说因为我名字谐音“找寻”才这么叫。刚刚听着还好，后面越听越不对劲，这不是在骂我“赵东西”吗？越听感觉我越不像个东西…

　　顾其荣突然吸了一口气，目光集中在我买的炒饭上。口水仿佛都要流下来了。说道：“赵兄这是买的何物？真香…”

　　我赶紧把炒饭往后拉开距离，防备地说道：“你干嘛你干嘛，想吃自己去买去，别打我的的主意。”

　　顾其荣吸了吸并不存在的口水，一副坚定抵制不良诱感的表情突然出现：“不行…虽然炒饭很香，但鄙人还是决定要将肚子空给晚上的大餐。”

　　“哈？大餐？你妈做的？”我感到有点迷惑。

　　“非也非也。”顾其荣突然以一种神秘的语气说道，“这事还托赵兄的福。”

　　“哈？关我什么事？”我更加迷惑了，“我可不会请你吃大餐。”

　　顾其荣这人其他都还好，就是说话总神神叨叨的吊人胃口，我见惯了。

　　我突然想到自己是来于什么的了，看了看我的手表。

　　11:53:37

　　我拍了拍顾其荣的肩膀：“咱们有话下次再说，你赵哥今天中午还有事。”

　　余梅中学平时11：30放学，2：10上下午的课。我中午都安排的给子柒选题目抄题目，顺带着我自己还要做一遍，还要保证一定的睡眠时间。所以我中午的时间是很紧的。

　　“别走啊；”顾其荣见我突然要走，急忙挽留道，“其实这事也托了嫂子的福呢。”

　　“我说了我和子柒没什么。别的人也就算了，你又能不清楚。”我不耐烦地说道，被搞得有点恼火。

　　“以前赵兄和我这么说的时候我是相信的，但现在鄙人觉得这事…有待商议。”

　　“你到底想说什么。”我从来没有这么不爽他的说话方式。

　　“赵兄应该知道…常俊中学每个人都是会有校徽的…”

　　“废话，我当然知道。”我自己想考的中学，我怎么会不清楚？

　　常俊中学向来看重自由。所以平日在学校里除重大仪式必须穿校服外，平日只需佩感校徽即可。常俊中学重视传统文化，核徽的主体是太极图案。“常”和“俊”字都是以古体字的方式书写，分别写在太极的阳鱼和阴鱼上。“常”字是白色而“俊”字是黑色。

　　“鄙人和赵兄应该说过，鄙人有个已经从常俊毕止的表哥吧。”

　　“嗯…你确实和我说过，你提他好像是因为前段时间他和他以前在常俊认识的女朋友分手了吧。”我回忆道，“如果你想帮我问他要常俊的校徽的话，那大可不必。等我考上后，我也会拥有常俊的校徽。”

　　“那只是普通学生的校徽。”顾其荣说道，“其实还有一种特殊的校徽，只有少数的毕业生……”

　　“顾！其！荣！”一声恶狠狠的声音传来，谢子柒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捏住顾其荣的耳朵就是狠狠一扯。顾其荣圆润的脸上显现出痛苦的神色。

　　“不是和你说了…啊，真是的！你都说了些什么！”

　　“子柒姐子柒姐你先把手松开…啊疼疼疼。不该说的我什么都设说，我只是在跟他说校徽的事……”

　　“哈？那你这不是准备把不该说的都说出去了吗？”说罢，子柒的手更用了几分。

　　“啊疼疼疼，子柒姐我错了我错了。”

　　我看着他们俩，眉头皱了起来。

　　他们两个关系什么时候那么亲密了？

　　虽然他们两个和我关系都艰好，而且都是（2）班的人。但是在我的印象里。他们两只是处于相互认识的阶段。俗话说：朋友的朋友不是我的朋友。为什么他们两现在能这样说话了？

　　谢子柒似乎突然意识到我还在这里，又急忙松开了捏着顾其荣的耳朵的手。一丝我从未见过的红晕出现在了谢子柒的脸上。她用如同细丝般的声音对我说道：“你，你都知道了？那个校徽的事情？”

　　差点忘了正事了。我抬起手臂，看了下手表上的时间。

　　12:01:56

　　“我还要去给你抄精选的题目。先走了。”说罢，我转身逃也似的要走。

　　“赵循！”一声呼喊从背后传来。

　　“不知道，”我淡谈地回应道，“关于你们俩的事情，我什么都又知道。”

　　然后身后又传来谢子柒和顾其荣争吵的声音。

　　“可是子柒姐，你什么都不说，那我帮你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摆了摆头，忽视了他们的声音。而后走进了（4）班的教室。

　　……

　　下午。时间一下子就来到了下午。

　　对每一天我都是有详细的安排的。早中晚该做些什么。我都一滴二楚。所以下午我有我应该完成的任务。

　　可是，我没有完成我该完成的任务。

　　心中一种无端的烦闷和焦虑冲击着我。有的时候明明写着写着就突然就有种摔笔不写的冲动。明明在思考某个新问题，却突然发起了呆，一转眼就过去了好几分钟。我的效率从来没有这么低过。

　　我盼着下课，盼着放学。

　　我后面似乎明白了一些焦虑的来源，可能是因为子柒。我总有这么种感觉——总感觉我再也见不到她。可是我对这一感觉感到很奇怪——我怎么会觉得一个天天都能见到的人会消失不见呢？总不会是因为中午那事吧，我觉得我没那么小肚鸡肠。

　　终于盼到了放学了。我进班上听了班主任讲了最后一点放假的事宜，就向谢子柒所在的（2）班赶了过去，谁备等她放学。

　　谢子梁似乎在他们班上很有人气，很多人都管她叫“姐”，认为她是大姐头。为了不碰见他们到班上的人，我一般在他们班走廊外栏杆旁灌木丛旁边等谢子柒——不是很容易被发现，但也又是很远。

　　她应该很快就会出现吧。说不定会从我背后某个方向突然冒出吓我一跳，我可得防着点。不过她总是很精，总有办法不让我意识到。我如此想道。

　　可是，不对劲。

　　我盯着手表，数学又断变动；象征着时间不断流逝；我望向（2）班门口，人影一个个涌出，却唯独未见属于子柒那个人影。我有点不安，在原地不断走来走去。

　　“那个…”

　　一个声音信来，我连忙回过头去。

　　不是子柒。

　　是一个（2）班我似乎见过几面的女孩子。她个子有点矮，长相也一般，属于扔到人群中认不出来的那种。她见我看向她，又把视线移到一边，似乎不太敢和我说话。

　　“子柒姐她…她今天中午就请假回去了。”

　　“什么？！”我完全不敢相信，她为什么莫名其妙就回去了。太奇怪了。

　　说起奇怪，谢子柒今天都挺奇怪的。中午请的假吗…中午。

　　我赶忙转向她问道：“顾其荣呢？他还在吗？”

　　“顾其荣他…他中午的时候也请假回去了。”

　　我一时是真心迷惑了。和那个女孩子道谢后，我又用我的老年机给我妈打了个电话。电话过了一会儿才打通。

　　“喂？妈？”

　　“喂。是儿子啊，有什么事吗？”

　　“嗯…我放学了。”我犹豫着怎么开口

　　“啊？啊这…哦对确实都这个时候了，你也确实放学了。”我妈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慌乱。

　　“对，我已经放学了，但我没看到子柒。妈你看到子柒了吗？她在家里吗？”

　　“子…子柒啊，”我妈停顿了一下，“啊对对对，她在家里呢。”

　　“那就好。”我舒了一口气“我马上回家。”

　　“你慢点回…啊不没什么，你就正常速度回家就行了，我在家里等你”

　　“咱们快点，应该赶得及。”这句话我妈好像不是对我说的。

　　“赶得及…什么？”我疑感地问道，我好像听到了车喇叭的声音。“没什么没什么，你快点回来，我在家里做了饭等你。”说完，她挂断了电话。“嘟嘟嘟嘟……”一阵忙音传来。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感觉子柒、顾其荣和我妈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我看了看手表。

　　17:43:57

　　余梅中学的放学时间是17：30，现在我在这里已经漫无目的地等了14分钟了。

　　我叹了口气，看向家的方向。

　　回去吧。

　　……

　　我依旧走上了来时的那条河道，和平时放学化似乎没什么不同。

　　啊不，有很大不同。

　　谢子柒不在。

　　这已经是残阳了，金黄的太阳已贴近地平线。栏杆在阳光照射下在地面上投下倒影。当然，还有我的影子，这是唯一的运动着的影子。一阵慵懒的风吹来，吹动我疲惫的头发，也吹动了活跃的影子的头发。我摸着栏杆，不知道该看向哪里地缓缓向前走。思维没有变化，和周边的环境一样平静。

　　不过一个声音传来打破了这一平静。

　　“真期待啊，今天可以到你家吃饭了。”

　　我转头看去，是谢子柒。

　　“我已经忍不住想象等下的菜了…炝生菜、西红柿炒蛋、红烧排骨、糖醋排骨、农家小炒肉、清蒸鲈鱼、凉拌木耳、麻婆豆腐、冬瓜汤、西红柿蛋汤……”谢子柒的眼睛像发着光，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停停停，请停止你那无耻的报菜名行为。”我的肚子也一阵咕咕的叫唤。“我求求你别说了，越说我越饿。”

　　“抱歉抱歉。”谢子柒吐了吐舌头，用一幅似乎真的很抱歉的语气说道，“这波你懂的。这波啊，这波是‘画饼充饥’加‘望梅止渴’。”

　　“懂你妹，”我没好气地说道，“不就是去赠顿饭，至于这么兴奋吗？又不是没去过。”

　　“当然高兴了。”谢子柒不假思索地说道，“你妈的饭多好吃啊，不像我爸妈，懒又懒得一批，做饭又随便的一批，最后做出来的饭难吃得一批。”

　　“你不要这么损你爸妈了。”我没好气地说道，“这么馋的话，那就快点回去……”

　　话还设说完，谢子柒就如一支离弦的箭跑了出去。

　　“我先走一步了……”声音远远地传来

　　靠！不带这么玩的啊。我急忙跑着跟了上去。

　　……

　　路过一堵很光滑的墙壁的时候，谢子柒突然拉着我停了下来。她指着那堵墙壁，说道：“呐，赵循。我们也在上面写点什么吧。”

　　我看向她指的方向，墙上密密麻麻写着各种各样的字体：用粉笔、修改液、油性笔…各种乱七八糟的书写方式，但写的内容却出奇的一致。

　　“（x）班的xxx我喜欢你啊”、“xx喜欢xxx”、“xxx我这辈子只要有你就够了”嗯，这是懦夫表白墙。

　　“xxx放学别走”、“xx是SB”、“xx是猪”、“xxxnmlgbdlz看你不爽很久了，敢不敢跟lz打一架”……小学生嘴强墙好吧。

　　还有一类“王JK我爱你”、“王Y我是你的小迷妹”、“xz割割好帅，我要给xz割割生猴子”，嗯…我不说别的了好吧。

　　xz必糊，谢谢。

　　“有什么好写的。”我无语道，“这上面的东西没什么营养，写这种东西也没什么意义。”

　　“可是···”谢子柒似乎有点在意。“我们每天都经过这里，你不觉得在这里留下点什么痕迹很有意义吗？

　　我看着谢子染期待的表情，一时不好拒绝。想了想说道：“这样吧，我们把想考的高中写在上面，这样可以激励我们自己。我觉得这样比较有意义。”

　　“啊，这样吗？”谢子柒似乎有些惊讶，她把油性笔递给我说道，“那你先写吧。”

　　写就写。我揭开油性笔的盖子，用飘逸的字体写下几个大字——我要考常俊

　　By赵循

　　“轮到你了。”我把油性笔递给她。可是她却看着我写的字一时沉默下去。半晌才接过油性笔，在墙上写了起来。

　　我好奇地看向她写的字，却发现她只是在“By赵循”后面加了个“andXZQ”

　　“写就写真名，别跟那群懦夫似的，还搞什么首字母大写。”我下意识说道。我一眼就看出来“XZQ”是“谢子柒”

　　她犹豫了一下，似乎有点不好意思。不过最后还是把“XZQ”涂掉，改成了了“谢子柒”。

　　……

　　走到有水泥斜坡的那一段路的时候，本来我们都是好好地走着的。可是谢子柒却突然不知道抽了哪根筋，突然跑向了水泥斜坡。

　　就在我诧异的时候，谢子柒已经跑了上去。她凭借着惯性几步冲到了水泥坡一个较高的地方，而后又急转身顺着重力冲了下来。她在坡面上的足迹和抛物线有点像。

　　“您突然这是抽什么风…这种把戏我们小学的时候就玩过了吧。”我有点无奈。

　　“有什么关系，我们好像很久没这么做过了吧。”谢子柒无不得意洋洋地说道，“你现在天天就只知道坐在座位上学习，肯定没我跑得高。”

　　“哼，怎么可能。”我放下书包，毫不畏惧她说道。

　　随后我全力以赴跑出最快的速度，凭借灵活的步法和巧妙的力道，跑到了比谢子柒…略高一点的地方。我下来后沾沾自喜地说道：“看来老夫功力未喊啊。”

　　“切，这算什么，这还不是我的全部水平。给你看看我真正的实力。”谢子柒莫名地在这个地方较起劲来了，似乎是对我超过她有所不满。她稍微准备了一下，随后猛然冲了上去。

　　她的冲势诡异般地猛烈，很快就超过了我之前所达到的最大高度。我本以为她很快就会停下来，毕竟这种东西越往上走，到了最后冲劲快设的时候就越艰难，也就越危险。

　　可是她没有停下来。在我本以为她应该停下来的地方，她却没有停下来。甚至还带着十足的冲动。那本也可以算做刹那的事情，可在一直留神她的我这里，时间却过得异常地缓慢。我看着她一步一步地向上跑去，然后达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高度。在我意识到这一高度有多么恐怖后，我感到了一丝恐惧。

　　她在该转弯的地方时正待转弯，可是她一口气跑得太高了已经把她全部的冲劲耗尽了。所以那个弯，她没转过来。

　　看着她坠落的身影，我的心猛然收紧了。我跑了起来，我伸出双手。

　　我知道掉下来会是什么后果。

　　我看到我的身影缓缓接近谢子柒要坠落的地方，此刻我的心中充满了乞求。

　　一定要让我接住她。

　　可是在谢子柒坠落下来后，我并没有感到谢子染应有的重量。四下张望，我突然想到：这里根本就没有谢子染，一直都只有我个人。

　　风再次吹动我疲惫的头发，带着一丝嘲笑的意味。我看向更向地平线下没入几分的夕阳，把手搭在了栏杆上。世界似乎正在向我收缩，向我挤压。这种扭曲的狭小感让我喘不过气来。

　　我是不是…太孤独了呢？

　　（三）

　　18:21:34

　　这是我来到家门口时的时间。

　　不知道为何低落的心情又重新高昂了起来。我有这么一种感觉：之前我感觉全世界都在离我远去，但我现在我感觉我又要重新拾回这一切。

　　里面在干什么呢？我不禁想象起来。也许爸妈已经做好了饭菜，在等待我回来。子柒说不定跑到我家里来了，说不定已经吃起来了。啧，她总是这样，好像从来就没打算给我留，一点都不像个女孩子。

　　本来我是有钥匙的，但为了让我的回来不太突兀，我还是敲了敲门。

　　但与我预想的不同，没有人来开门，甚至一点声音都没有听到。难道设听到？

　　我又敲了几次门，还是没有任何反应。除了敲门声，什么声音都听不到。

　　一股不安的预感在我心中蔓延，我慌忙摸出钥匙，打开了门。

　　空无一人。

　　我四处搜寻。客厅里，卧室里，厨房里，厕所里……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当确定家里真的空无一人后，我的心也像被吊了起来。一阵无助感向我袭来，我简直快要哭出来，心情差点无法自抑。不过我还是让自己冷静了下来。

　　我突然想起桌子上那个反常的大盒子，它的旁边还放着一些小盒子。我去把盒子的纸盖子揭开后，方才明白了一切。

　　那是生日蛋糕。蛋糕旁除了刀叉、盘子，还摆着两根蜡烛：一根是“1”形的，一根是“4”形的。代表我今年满14岁。

　　对啊…7月20号是我的生日啊。

　　……

　　“可是今天这么特殊的日子，你不管怎样都应该放松一下吧。”

　　“但鄙人要将肚子空给晚上的大餐。”

　　“这事还托赵兄的福。”

　　“其实这事也托了嫂子的福呢。”

　　……

　　我真是健忘呢…明明有这么多的提示，却一直没有想起来。

　　子染她…特地不和我说，是想给我一个惊喜吧？她应该是邀请了顾其荣还和我的父母一起在难备我的生日吧？

　　如果他们现在在这里，会是怎么样的呢？

　　也许他们会卡好点守在门口，在我打开门的时候突然大喊：“赵循，生日快乐！”。我从没见过这样的景象，或许我会被吓一跳吧。

　　可是他们为什么还没来呢？

　　我突然想起我和我妈打电话时，那不寻常的车喇叭声。原来他们还在赶车回来的路上，很有可能是堵车了吧，不然不可能这个时候都还没回来。

　　想着问下堵车的情况，我打了个电话给妈。

　　“嘟—”

　　“您所拨打的电话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

　　没听到吗？我干脆打我爸的电话。

　　“嘟—”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请稍后再拨。”

　　在开车不方便吗？顾其荣…他好像没有手机。于是我拨打了谢子柒的电话。“嘟一”我还是等了几十秒。我本以为仍是无人接通的时候，电话打通了。

　　我本以为会是久违的子柒的声音，但是电话那头却传来一个成熟女性的声音。

　　“喂，您好，请问您是这台手机的主人的家属吗？”

　　我的心突然拔凉了半截，对发生了什么已经有所预料。但我还是抱有一丝一希望。也许情况并没有我想的那么糟糕。

　　家属…我突然想起谢子柒因为嫌我啰嗦，给我打的备注是“赵老头子”。因为我以前感兴趣学过一点变声，所以我捏起嗓子说道：“你港啥子？”

　　“啊…请问您是手机主人的爷爷吗？”声音拔高了几分

　　“啊？介女娃子的牙？不似滴不似滴。偶似菊她顶楼滴老头子。”

　　“额…请问您认识这个小女孩的家里人吗？”

　　“那必须滴啰，偶活她乌里滴牙，多关系好滴很。”

　　“那个…她家属在吗？”

　　“她鸟乌爹娘活她还有一锅胖娃子渠靠玩了。”

　　“她还有其他家属吗？”

　　我有点说不下去了。

　　我知道他们肯定又不把真相告诉一个小孩子，可是我又迫切想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到了这一步，我又有点害怕了。

　　“呦西，那就以考上常传俊学为目标，进军！”

　　是啊，那个活蹦乱跳的，那个说要和我一起考上常俊的谢子子柒么会在这里出事呢？

　　我又鼓起勇气，问道：“有嘛子丝情活偶港，偶一定帮你港。”

　　电话那头迟疑了一下，用很悲痛的语言说道：“在xx十字路口有一辆毒驾的司机撞上了他们的车。虽然被及时送往我院，但伤势过重。四人均……”

　　我挂断了电话。

　　电话从通活界面转到主界面，我看了看老年机上显示的时间。

　　18:43

　　已经这么晚了啊，差点忘了正事。

　　我还有好几套卷子没做呢。我提着书包，走进了自己的房间。

　　（四）

　　快速做完了一套历史试卷，我对了下答案。正确率比之前又有提高了又少，这么看来，我进常俊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我拿起那套历史试卷，一把把鲜艳的大勾在试卷上异常显眼。

　　然后，把它撕成了两半。再然后，把它撕成纸片，狠狠地甩了出去，纸片在空中飞舞，像四处飞散的蝴蝶。

　　“去你妈的常俊！”

　　随后，我随手抄起几书，疯狂地撕扯。

　　“学你妈！”

　　嘶拉。

　　“学你妈！”

　　斯拉。

　　不一会我就不知道撕了几本书。有些完全碎成了纸片，有些还大致完整。

　　因为愤怒，我的手和脚似乎有使不尽的力气想要去破坏。

　　手上能抓到的东西都被我扔了出去。扔玻璃瓶，玻璃瓶在墙上碰碎。扔木椅，木椅猛地撞在地上发出沉重而激烈的声音，甚至椅腿都撞断了。扔台灯，台灯扔出去轻飘飘的，我又忍不住抓往灯柄将灯座往地面猛砸。

　　脚上的动作也没停过，我跺脚踹桌子踹墙踹门踹书柜踹衣柜踢书包踢床踢垃极桶踩书踩台灯爬到桌子上又跳又踩。我的腿就像出膛的子弹，木制的衣柜门被我踹得断裂凹陷开来。

　　脑子被原始的暴力的破坏欲充满，再也不想思考任何东西。破坏破坏破坏破坏破坏破坏，我从卧座一路砸到了客厅。

　　本来过度用力使我略显乏力，然后我看到了桌子上的生日蛋糕，火气又重新上来了。

　　今天…是我的生日啊。

　　“生你妈了个逼的日！会他妈的死光了还过你那狗日的生日！”

　　我把蛋糕猛的一扔，奶油都糊在了地上。我一脚一脚地踩着蛋糕。

　　“滚你娘的全家死光蛋来糕，老子祝你这狗娘养的卖蛋糕的全家死光，脑浆都跟这奶油一样糊在地上，骨灰都给你扬咯。”

　　一脚脚跺在蛋糕上，奶油与鞋灰混合形成了一滩又白又黑又灰的恶心糊状物质，蛋糕里面的跟面包似的黄色绒状物也被踩成了扁扁的一坨，留有清晰的鞋印子。

　　我一时气还没泄尽，随手又抓起一个盒子扔了出去。但是扔出去的瞬间，我就向前跳了出去，接住了快要落地的盒子。身体完全没刹住，头重重地撞在了墙上。

　　这是谢子柒送我的生日礼物啊……

　　我拆开盒子，里面还有一个更小的精制木盒和一张对折了两次的A4纸。

　　我打开木制的盒子，看到里面的东西时，浑身的力气荡然无存。我紧攥着纸张。突然嚎啕大哭起来，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这么用力地哭过，甚至眼泪流干了都还在使着哭的力气。却哭不出来。

　　木盒里赫然躺着一枚金属质感的微章，在上面则是凸起的“常俊”二字。徽章在灯光下，闪闪地发着光。

　　（五）

　　一片狼藉。

　　我不记得我发泄了多次：地板上的玻璃残渣、奶油污渍、撕碎的纸张、踹翻的椅子和墙上的鞋印都展示出我发泄的痕迹。

　　但我现在只如一只泄气的气球瘫软在地上，没有气力去愤怒也没有气力去哭泣了，有的只是无尽的空虚和对未来的迷茫。我不想去看我破坏的痕迹，只是像失了神一样呆呆地看着那枚校徽。

　　谢子柒…是怎么会有常俊的校徽呢？

　　对了，好像中午的时候有提到过。，

　　……

　　“鄙队应该和赵兄说过，鄙人有个已经从常俊毕止的表哥吧。”

　　“顾！其！荣！”

　　“不该说的我什么都设说，我只是在跟他说校徽的事……”

　　“哈？那你这不是谁备把不该说的都说出去吗？”

　　“可是子柒姐，你什么都不说，那我帮你又有什么意义呢？”

　　……

　　这样啊，子柒是从大牛表哥那里要过来的啊。

　　等等，我是不是忘了什么。

　　“其实还有一种校徽，只有少数的毕业生有……”我又拿起校徽仔细端详了一下，没看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突然，我似乎摸到了一个奇怪的凸起。我迟疑了一下，按了下去。

　　徽章忽地沿那条阳鱼和阴鱼的分界残分开了，分为了两个独立的微章。一个是阳鱼，上面刻着“常”字；一个是阴色，上面刻着“俊”字。

　　我看着那一分为二的徽章，一时心里有种说不上的滋味。

　　那一瞬间，我理解了她早上的感伤，理解了她中午时反常的脸红，理解了她一直以来的情感，甚至她……没有说出来的话。

　　我过了半晌，才喃喃地说道：“你什么都不说，我怎么会知道呢？”

　　什么都不说，也就再也没有机会说了……

　　是夜。

　　但不黑暗。

　　这是一处街道。栋栋建筑透出的灯光，把狭小的街道照得一片灯火通明。人们可以看清商店，看清他人。但向上望去仍是漆黑，看不见星星。街道的明亮是到达不了天空的，早早地在天地逸散。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出来，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我不知道我该走向哪里。川流不息的人影通过了我。无穷无尽的陌生人与我擦肩而过。似乎奔忙着前往的目的地。只有我一人形影无依，漫无目的地游荡。

　　人们从何处来？

　　又要到何处去？

　　浙行渐远的人群，无处询问。擦肩而过的身影，与我无关。好像是世界抛弃了我，又好像是我抛弃了世界。莫名其妙的自由让我窒息。

　　踽踽独行，走到更偏的地方。这里是更昏暗的地方，这里是人更少的地方，却不是个宁静的地方。

　　锅铲撞击铁锅的声音，人们嘻笑打闹的声音伴着刺激人神轻的香味涌了过来。在这偏僻的角落里，简易而油滑的张张木桌旁围着油光满面大腹便便的中年男子们，也有些许年轻人。他们吃着龙虾或烧烤，不知为何地而放肆笑着，讲着不着边际的话。那里地板砖的缝隙中隐约可见黑色的油污，又禁让我想起阴沟里的被结膜的油覆盖着毛发的老鼠。

　　没有原因地我看向一个黑眼圈深重胡子拉碴的男人。他大口喝着啤酒，似乎笑得很开心。

　　他会知道答案吗？

　　他仿佛突然站在我面前，等待着我的提问。

　　“你从哪里来？”

　　“刚刚从公司出来，又加班了好久，累死我了。下班了为了找点乐子特地来这么摊子吃点东西。”

　　“你要到哪里去？”

　　“那还用说？吃完东西释放了压力肯定回去洗脸刷牙然后睡觉明天好养足精神去公司上班啊。”

　　“你为什么要上班？”

　　“当然是为了赚钱啊，不然还能为了什么。”

　　“为什么要赚钱呢？”

　　“有句俗话讲：钱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在这个社会干什么都需要钱。没有钱就无法生存下去。”

　　“这么说你活着是为了活着本身吗？”

　　“不是吧…现在不都快小康社会了吗？只是想吃饱想单纯地活下去很容易吧？但是我想赚更多的钱，不然我才忍不了那黑心老板，天天就只知道加班加班。

　　“为什么要赚更多的钱呢？”

　　“有钱才可以过得更好啊。比方说我现在就可以不用坐在这个小摊子了，说不定我就到某五星级酒店去吃了…说起来我还在为买房而奋斗。”

　　“这么说你活着是为了活得更好吗？”

　　“虽然感觉应该是，但我并只是为了自己能活得更好。我还有一个妻子，还有一个家属，我要为了我的家庭而奋斗。当然主要是为了我那还未出生的孩子。”

　　“为什么要生孩子呢？”

　　“天啊这算什么问题，咱家的香火可又能断在我这里啊……”

　　“为什么要延续香火呢？”

　　“虽然我想说延续香火是中华传统，俗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但我觉得香火的延续还是有现实意义的。你想哈：如果人们都不生孩子，那等我们这一代死完了，人类也就灭绝了。所以总还是需要人为人类的延续奋斗的（认真脸）。”

　　“人类文明为什么要延续下去呢？”

　　“这算什么，你想人类灭绝吗？”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那人类为什么要活下去呢？”

　　“人类？好大的问题…从我的角度去想一下的话，人类话着是为了全人类能够活得更好。为了保障这个，人类还是要保障自己的延续。”

　　“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你别没事找事行不行，你还想让我说什么？”

　　“活得更好是活着之后的事情，你还是用活着在解释活着。”

　　“可是活着怎么去解释…我们活着就是话着啊，我们的活着只是个事实啊。”

　　“原来是这样吗……”

　　“就是这样的吧。”

　　“我们的人生原来是这么荒诞的东西吗？”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吗？”

　　“这给我一种感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什么感觉？”

　　”以前我从未思考过人生，所以童年似乎过得很开心，就像一场梦一样。可当我意识到活着本身无法被解释的时候，我感觉我就像突然从这场梦醒了过来，不知道被谁扔到了沙漠上，像是凭空出现在那里一样。不过我想：我应该一直都在那里。”

　　“你还真是会比喻呢…那么你得到答案了吗？”

　　”没有。站在这样一片沙漠中，我是无法辩识方向的。”

　　“啥？你啥意思？”

　　“就算我的活着只是事实，那么也是此刻的事实，这并不能解释我未来的活着。也就是我为什么要继读话着？”

　　“为了…活得更好吧。”

　　“这是理由不是原因。‘活得更好’这个理由并不阻碍人们去死。说起来人类社会真是脆弱的东西呢，70几亿人如果都去自杀的话，人类社会瞬间就灭亡了呢。”

　　“啊这…你这也太扯蛋了吧。人怎么会说去死就去死呢？”

　　“为什么不会，生存或死亡只是一个选择罢了。”

　　“不…没有你说的那么理性…人终归是怕死的，所以不可能随便去死。”

　　“死是什么呢？”

　　“死是生命的终结吧。”

　　“那人们为什么怕死呢？”

　　“因为人们不想失去生命吧。”

　　“对啊！答案就是这个！”

　　“怎么了？”

　　“人之所以活着，是因为人还想活着！”

　　“哈？怎么感觉你在说屁话？”

　　“但是这就是答案啊。”

　　“仅此而已？”

　　“仅此而已。”

　　“那我之前说的其他的呢？”

　　那都是无力气的理由，是蒙住心灵的谎言。谎言编多了，人们连最简单的东西都看又请了。”

　　“你得到答案了吗？”

　　可是，人为什么想要活下去呢？”

　　“你又在说废话了。人多了去了，每个人活下去的动力都不同，怎么能一句话说死呢？”

　　“那么你为什么想活下去？”

　　“我不知道，本来我以为我是知道的。其实我觉得你应该问你自己。”

　　“本来我是有的，但是现在没有了。”

　　“小子，来和我喝酒吗？酒能让人忘记一切。”

　　“不了谢谢不管怎么样都谢谢你。”

　　我向那位在烧烤摊前喝酒的男子鞠了一躬，尽管他一无所觉。再然后，我又开始漫无目的地游荡。

　　想要让未来的自己活下去，这种心情叫什么呢？

　　人们似乎把它称作“希望”吧。曾经的我…也是有希望的吧。

　　我最初为什么学习呢？

　　以前爸爸妈妈都很忙，总是忙着上班。但是我发现只要我能在考试中考好了，爸爸妈妈就会多抽出时间陪我，会夸我是个聪明的孩子。

　　我想要爸爸妈妈摸着我的头，表扬我，陪着我。陪我聊天、陪我玩……每每这样我都很开心。这就是我那时候的希望吧。

　　我后来为什么学习呢？

　　虽然不想说，但确实是因为那个胖子。

　　以前不是这样，但现在学习压力越来越大了。这大概是从在A上又设了“S”和“S＋”两个等级的缘故。但即使在这样的压力下，我的成绩在这个学校也犹如神的存在。我很受关注，大家对我既敬佩又敬畏。我本来小时候一直在搞学习很少与同学交流过，上了初中以后大家对我既亲切又陌生，我完全不知道和别人交流，所以依旧是一个人独来独往。

　　但是大牛不一样，他很怪，对理科有种狂热。听说我很厉害后，他主动跑过来和我讨论问题。最开始我有点讶异和害怕，但逐渐就习惯了每天抽时间和他探讨题目了。我很享受这种单纯的关系，只用去思题目是不用去思考人心。这就是我那时候的希望吧。

　　那我为什么想考上常俊呢？

　　走着走着，明明是漫无目的地走，却仿佛受到了什么指引一样，我再次来到了那条河道。这里离闹市很远，不知哪里传来的点点光亮让这里至少不再是一片漆黑。但也就仅此而已罢了。

　　我摸了摸那光滑的墙壁，借着微弱的灯光，我看请了那行字。

　　我要考常俊。

　　By赵循andXZQ（划掉）谢子柒

　　一种无端的悲伤从心冲到了眼睛，明明很难受，但是却哭不出来。

　　也许最开始只是好胜心的驱使吧，但是现在我明白了……

　　我想和那个人在一起。

　　我想和她一起考上常俊，在那之后仍住在上下楼。我想住得离学校远一点，中间有一条河，我们仍能像以前一样沿着河道一起上下学，一起聊天。我想和她在同一个班，教她不会的题目。我想和她有着同样理想的大学，我们一起为了那个目标一起奋斗……

　　我又摸到了那个校徽，但是已经分开了。我就这么感受着它。

　　我更想和她一起戴上这个校徽——我戴“常”字，她戴“俊”字。我们可以一起走在校园的路上，牵着手，戴着这个，接受他人或羡慕或祝福的目光。她或许会不好意思地脸红，但应该还是会绽放出灿烂而幸福的笑意。

　　我最想能够一直陪着她，不管在哪里都好……

　　这是我一生的夙愿。

　　那我现在的希望是什么？

　　我爬上了石头做成的围杆。那是漆黑如墨的河流。那是流逝着的凝结的夜。耳边传来永恒的奔涌，而我凝视这河如凝视深渊。

　　太阳早已落下。

　　我的希望如太阳般熄灭。

　　我将有“常”字的徽章戴在自己的左胸上，而后将另一半投入此洞。

　　该结束了……我看向此河，张开双臂，想要投入凝夜的怀抱。

　　“为什么？”

　　不知从何处传来的声音在回荡，我惊然四处张望，却没有看到任何人影。

　　“不为什么，只是没有希望罢了。”

　　“可是你还活着。”

　　“没有希望的人没有活下去的意义。”

　　“可是活着是没有目的的，所以话着没有意义，活着也不是为了意义。我们因怀抱希望而话着，活着本身就代表着希望啊。”

　　“希望······可是希望在哪啊，我看不到啊！”

　　“希望就在那里。”

　　一种异样的感觉从我心中升起，我向河的方向看去。

　　那是……光。

　　光极具冲击感的刺破了黑夜，我一时难以直视。太阳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从地平线显露身形，以光明驱散了黑暗。

　　在最深的夜，升起了最耀眼的日……感觉真是不可思议。

　　这场景……似曾相识。

　　我往旁边一瞄，却看见不远处的地方站着一个人——仿佛他本就该站在那里一样。他身着一身轻盈的白袍，看起来比我大上几岁，还拿着一把锋利的长剑。但最让我吃惊的是他的脸：那分明是我长大后的模样，以及他那如夜般漆黑的眼球。

　　我突然明白了一切。我淡淡地问道：“第几次了？”

　　“你想起来了？”

　　“是的，我全部想起来了。”

　　“我不记得了。但我知道你之后就一直困在这一天。你总是妄图改写结局，把这一天扭曲成没有发生车祸，大家都好好地过生日的一天。然后这一天过去，一切重启。”

　　“可是这有什么不对吗？这一切又都是我的梦境吗？那么既然我能改写这一结局，为什么不做呢？”

　　“你知道你为什么会一直困在这一天吗？”

　　“为什么？”

　　“因为梦是潜意识的反映。你其实对这事更多的只是悔恨。你潜意识里不想这事发生，所以你改写了结局。但这事对你的印象又过于深刻，每每相似的场景总会使你不自觉地想起。但你又不愿想起，于是又回到这一天想要看到那天下午大家完好地出现在你面前然后才能安心，然后又不自觉想起……最终这个梦会崩坏。”

　　“你是说…我一直在对自己撒谎，但又难以从心底里相信这一谎言？”

　　“是的…你越想相信谎言，也就越代表你清楚那是于谎言。”

　　“不过这次好像不是我自己要回到这里的。”

　　“那你要回去吗？”

　　“我不知道。”

　　“为什么不知道？”

　　“因为外面一无所有，也就没有任何希望。”

　　他突然面色严肃地说道：“希望并不在外面，希望就在我们的心里。并不是我们因为什么东西而怀惴希望，而是因为我们心中有希望才会找到值得我们怀惴希望的赤西。”

　　我被他的话震憾到了，良久我才喃喃说道：“我们不是因为希望而活着，而是因为活着而希望·……”

　　“你终于明白了。”

　　“这就是卡那维牙中的巴尼斯黑阿的意义吗？”

　　“也许是吧。”

　　我看向那快要升到高空的太阳，又想起了那个在沙漠中不断前进着披着黑袍的身影。她现在怎么样了呢？

　　“我想，我找到可以让我怀惴希望的东西了。有人还在外面等着我。”

　　“是吗？那你快去吧。”

　　谢“谢你教会了我这一切。”

　　“你不用谢我，因为我就是你。有的时候我又不在想-——什么这么浅显的道理我现在才明白呢？”

　　“也许是因为人们生来就活在无尽的谎言中吧。又管是元无的还是有意的。”

　　“不过也是。如果没有那些谎言的话，人们就得面对这虚无了。”

　　“可是，如果不经历这一虚无，如果不理解这一虚无，又怎么能真正地摆脱这一虚无，又怎么能叫真正的话着呢？”

　　“是啊……”

　　世界渐渐染上了一层黄色，包括那位拿着剑穿着白衣的我。随后，全部坍塌成了一堆黄沙。这个世界又只有沙漠、太阳和我。

　　我伸出了我的右手，仿佛我能抓住太阳。

　　随后我向着太阳走去，带着向往和希望。而这世界逐渐模糊……

第四章 此方盛放的绿洲

　　对于不可言说的东西，人们必须以沉默待之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7.

　　（夏茉）

　　我不记得我向太阳前进了多久，像是在击打这世界，又像是在撕裂这世界。这一过程异常地艰难。好像经过了漫长的时间，又好像一切都发生在弹指一挥间。但我记得我终是抵达了光明，我也从我自己的谎言中挣脱了出来。

　　然后，我醒了。

　　睁开眼睛，最先看到的是一个女人的脸：乳白色的大辫子从脑后搭在肩上，面色平静似乎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她纯黑的眼珠让我难以确认她是不是在看着我。清秀而略带疲倦的脸庞和这奇怪的组合让她有种妖异般的美。

　　我刚想说些什么，却突然感觉她面对我的角度有些诡异。而脑袋又似乎垫着什么柔软异常的东西。我不禁不侧过头一着·····

　　大…大腿。

　　我猛然坐起，老脸一红，一时嘴有点结巴：“这…这是…”

　　“如你所见，是膝枕哦。”她面色平静而温柔地说道，“我感觉你快醒了，所以想亲眼看到你醒来。”

　　醒来······对了，我为什么会昏过去呢？

　　我回忆起来，不好的画面又浮现在眼前。

　　那支箭，那群围满沙丘的沙魔，那抹殷红……

　　我慌忙向她问道：“林柳涵呢？杨诗瑶呢？她们怎么样了！”

　　她指向一个方向说道：“她们都在那边，完好无损。”

　　我向那个方向看去，很快就确定了她们的位置：离我很近的地方，林柳涵披着黑袍在睡觉。而在稍远的地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披着黑袍躺着睡觉，我隐约能看到杨诗瑶就坐在那群人的不远处看着他们在发呆。

　　林柳涵应该是已经回到童眠和她的父亲在一起了吧，而杨诗瑶则是在为“孩子”们守夜吧·····子管怎样，看到她们都平安无事我还是松了一口气。

　　80

　　我又回看问她：又知多久未见，她似乎还是没有什么变化。眼神中还是平静和温柔中带着慈爱，仿佛把我带到了过去，这不禁让我有些恍惚。

　　我忍不住呼唤她道：“夏茉…不，母亲。”

　　夏荣听到我的呼唤，一时身体一阵颤动：“你…你都想起来了？”

　　我喃喃道：“是的…真的过去了好久呢。”

　　“不必叫我母亲，我不是个合格的母亲…”她的声音充满了自责。”很久以前你被诗瑶带到我面前时，你看起来是那么的绝望，那么的…令人心疼。你哀求我把你带回梦里，回到一个‘大家都平安无事’的世界。我引导了你的意识，每次刚睡着时你脸上总带着笑意，可是…”

　　“每次梦的最后，你都会充满痛苦和悲伤地醒来。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帮不到你。后来你跟我说是因为记忆的问题。所以我引导着你忘掉了不好的记忆，忘掉了外面的记忆——因为你说这些记忆会让你意识到自己一无所有，我以为我这么做了你就会得到幸福…”

　　“可是那场龙卷风让我和我的许多”孩子”走丢了，包括你和诗瑶…我寻找了很久才把他们慢慢找回来。可当我找到你的时候…你竟然差点死在我面前。对你…我什么都帮不了

　　。”

　　夏茉突然陷入了痛苦和自责的回忆中。我看着她这幅模样，心有不忍。她总是过分看重别人的幸福，总是怪罪自己。其实你做得已经很好了啊······

　　我刚想安慰她几句说这不是你的错，却突然被一个声音打断了。

　　“爸爸！”

　　（林柳涵）

　　我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一个身影就扑过来抱住了我，而后哭了起来。我低头看到那头黑色长发才惊讶地发现：是林柳涵。这一场景简直就像我刚刚见到她时一样。

　　我疑惑地对夏茉说：“她…她不是回到童眠了吗？”

　　“没有。”夏某无奈地说道，“她还说：如果爸爸不醒，柳涵就一直陪在爸爸身边。”

　　我不可思议地看向她，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半晌，她才停止哭泣。抬起头来，却见她的眼珠已经成为全黑。我虽然感到很惊讶，但似乎又感觉好像早就对事情会发展成这样有所感觉。

　　“可是…”我对林柳涵说道，“可是我不是你爸色啊。我叫赵循不叫林厉。我是个拙劣的骗子啊。你不是最讨厌我了吗？”

　　”是啊，明明柳涵最讨厌你了，明明柳涵决定再也不理你了…”

　　“那就去找你真正的父亲啊。你对我这么亲近，我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

　　“可是柳涵根本就没有什么爸爸啊！柳涵从一开始…就一无所有啊…”她的声音突然大了起来，像是发泄一样地说道。

　　我苦笑了笑——事情果然还是变成这样了。

　　“那个时候你倒在柳经面前的时候，柳涵真的好害怕。柳涵明明很讨厌你，可是柳涵觉得柳涵的世界都要塌了。”

　　“现在柳出明白了：陪柳涵玩，陪柳涵吃东西，对柳涵说会永远陪着柳涵的。一直都是赵循不是林厉啊！”

　　“你跟我发过誓了的，你要一直陪着柳涵的…你一直都是柳涵的爸爸···你不许耍赖，你要对我负责……”

　　我看着林柳涵：我从未见过她那么认真的表情。她直钩钩地盯着我，我知道在这件事上我不能含糊下去了，我必须要正面给她一个回答。

　　可是这样真的好吗？

　　我迟疑了片刻，却突然对自己的犹豫感到可笑。我和她早已一无所有了，已经无法回到自己最初的那个地方了，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了……那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

　　我笑了笑，说道：“好，好。我是柳涵的爸爸。爸爸以后会一直陪着柳涵。”

　　我本以为她会就此做罢，可是未曾想她还是那幅严肃的表情。听我说完后，她说道：“不够不够！爸爸还得答应我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

　　“不许生二胎！”

　　“咳咳…”我差点没把一口老血喷出来。理了理自己被吓乱的思维，问道：“你···啊不柳涵，你为什么会觉得爸爸会生…生二胎呢？”

　　“因为诗瑶姐姐跟柳涵说以前爸爸看到柳涵时想得不是柳涵而是‘托莉雅’。爸爸真贪心，明明有柳涵这个女儿了还想要一个女儿，还把名字都取好了！”她开始大吵大闹起来，“又行，爸爸不许把托莉雅生下来。听到没有！不许生托莉雅、爸爸有我一个女儿就够了！”我真心一时哭笑不得了一这脑回路也太清奇了吧。又过我也只好答应她道：“行，爸爸答应你，爸爸一定不生二胎……”

　　“真的？”

　　“真的。”

　　直到这个时候，柳涵才放下了她那严肃的表情，露出了灿烂的笑容。我一时竟看得有点呆了。

　　不过我还是想起来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做了，于是我对林柳涵说道：“柳涵，等下能不能帮爸爸一个忙？”

　　“爸爸尽管说，”柳涵毫不送疑地说道，“只要柳涵能做到的，柳涵一定帮爸爸做。”

　　我邪魅一笑，说道：“是关于你诗瑶姐姐的事，啊不，应该换个称呼……”

　　（赵循x杨诗瑶）

　　和林柳涵商量了一下后，林柳涵很兴奋，表示很愿意帮忙。

　　说好之后，我便径直向杨诗瑶走了过去。

　　杨诗瑶只是坐在沙丘边上，呆呆地望着面前那些虽然身体在这里。但已经活到了另一个世界的“孩子们”，而她仍在这一世界就这么守候着他们。我就这么坐在她的不远处，她似乎对我的到来一无所觉，仍然保持着原有的姿势。我倒也无所谓——和她相处久了，我已习惯了她那沉默寡言的性格。我也就跟发呆一样生在那里。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开口淡淡地说道：“醒了？”

　　“嗯。”

　　我本以为她还会说些什么，可是她又不说了。而且我来了之后，她似乎就在想什么事情，脸色阴沉着，似乎心情不太好，有一种“生人而近”的气势。我一时心里有些忐忑，也不太好意思主动开口。

　　过了好久也没有动静。就在我在想她为什么心情这么差的时候，她又开口说了。但说的内容却出乎我的意料。

　　“你为什么要醒。”

　　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开口，没有回答。

　　“你醒了，我做的一切不就没有意义了吗？”她又开口道，声音中带着担忧和自责。

　　我这才明白她心情不好的原因，便开口说道：“很多事情你不能用意义把它有死，因为你不清楚它会对未来造成什么影响，导致什么结果。”

　　“这就是结果？到头来你们两个都回不去了。”她自嘲似地笑笑，“呵，其实我早就该知道会是这样，为什么我会忘了呢？”

　　“其实这样也好。”我说道，”起码在我眼里柳涵就是柳涵，在柳涵眼里我就是我了。我们都没有再逃避了。”

　　”是吗？看来也只能在这条之前我以为的‘愚蠢的道路’走下去了呢。”她似乎像是在安慰自己似的说道。然后又是一阵沉默。

　　我看了看不远处熟睡的众人，不禁问道：“你不睡吗？”

　　“不。”她摇摇头，“比起回到那个世界，我更愿意在这里充当‘守夜人’的角色。”

　　“为什么？”我不禁问道，“你一直以来的信念不是回到母亲身边吗？难道你不想借母亲的力量来回到那里吗？”

　　“不是，其实我只是想回到‘母亲’和‘孩子们’的身边。”

　　“为什么一定要回到他们身边？”

　　“因为我想成为‘母亲’这样的人。”

　　“我是最早一批来到母亲身边的人之一。刚开始，我难以理解母亲的做法。图为她总是无条件地帮助他们回到长眠。可自己却总是醒着，独自在这荒凉的沙漠忍受着孤独。我曾问过她，她和我说：“只要深爱着他们，那么他们幸福，我也会感到幸福。”

　　“后来我逐渐理解了母亲。所以哪怕现在我一无所有，只要我心怀着‘孩子们’，那么当他们因在梦中收获幸福而笑时，我也会由衷地高兴。”?

　　听着她表达的关于“母亲”的向往的言论，我突然觉得这是个突破口，于是我问。道：“那你想成为母亲吗？”

　　“应该想吧…”她扶着下巴沉思道，“有自己的孩子去爱，想想应该也是付很幸福的事情吧。”

　　机会来了！我赶忙向林柳涵使了个眼色。她也等了有蛮久，听到我发信号马上跑了过来。杨诗醒一时没想到林柳涵会突然过来，似乎有点惊讶。

　　“呐，诗瑶姐。柳随刚刚突然有个想法。”

　　“什么想法？”杨诗瑶疑感地问道

　　“因为啊，柳涵的爸爸醒了。可柳涵突然想到：柳涵还没有妈妈啊。柳涵思来想去觉得还是诗瑶做柳涵的妈妈最好了。诗瑶姐，你愿意做柳涵的妈妈吗？”

　　杨诗谣看着柳涵呆住了片刻，随后像是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似的脸猛然变得通红。她以前当然没有露出过这种神情，所以才好玩。她用手指着我一幅不可思议的表情说道：“这…这都是你安排好的吧。变…变态！”

　　“怎么又是我安排好的了，我怎么又变态了。”我装作无辜的样子说道，“你看，正好你想当妈，柳涵又缺个妈，这不正好吗？你就答应她吧。孩子又能没有妈啊！”

　　“可…可是…她突然结巴起来，“你之前是她爸，你…你现在又让我当她妈。这…这不就意味着你要我当你…你的…你的…”

　　“老婆。”我替她说完了没说完的话。

　　她一时张大的嘴都惊讶得合不上来，指着我的手也停滞在空中。似乎是被我的厚颜无耻所震惊而没缓过神来。

　　我没有再迟疑，抓住杨诗谣那停在半空的手，而后说道：“杨诗强，我喜欢你”

　　杨诗瑶的脸又红了几分，整个跟个熟透的柿子似的。她转过头，用细若游丝的声音说道：“我可又是托莉雅”

　　“你没听清吗？要我再说一遍吗？我喜欢的是你啊，是杨诗瑶啊。”

　　“为什么……你和我在一起会很无聊的。我可不像托莉雅会和你讲森林里的见闻，我也不爱笑，我还凶过你……”

　　“我全部想起来了。”

　　“全部？”杨诗谣把头转过来，惊讶地说道。

　　“是啊。在托莉雅之前的那场梦，并不是我的童眠。我最开始的童眠醒来后，是你把我带到了‘母亲’那里。”

　　“谁叫你跟条死狗似的躺在那里，一幅‘全世界我最惨’的表情啊！”杨诗谣嘴巴跟打机关枪似地吐嘈道，“而且我带过那么多人，走散之后又过了那么久。要不是‘母亲’告诉我，我连我以前救过你这事都不记得了好吧！”

　　“所以在那之后我们还能遇到不是缘分吗？”我接着说道：“而且是你把我从自欺欺人的谎言中拉了出来，不然我可能会一直活在托莉雅的阴影中。”

　　杨诗瑶沉默着没有说话。

　　“而且，后面遇到沙魔那次，我听’母亲’说，也是你用巴尼斯····”

　　“我才没有救你呢谁要救你啊！我就离开那么一下下一回来你就躺那儿要死了，啊真是的你怎么会这么没用啊！你当时真应该死那算了谁想救你啊！”杨诗瑶打断了我。似乎我做了什么丧尽天良的事情一样愤怒。

　　我一时差点就没脸说下去了，还好我脸皮比较厚，继续用感慨的语气说道：“一直以来，你都在帮助我，给我希望。是你救赎了我，你就是我生命的希望。”

　　总算把肉麻的话说完了。我松了一口气。

　　“你不说我都不知道我有那么伟大…”杨诗瑶吐嘈道。

　　“所以啊我亲爱的诗瑶，你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啊给个答复啊。”

　　“不要。”

　　啊这…不会吧。柳涵助攻，气氛情感都到位。就···就这么吹了？我一时有点不知所措。

　　“谁要当你老婆啊，你就只说了‘喜欢’而已啊。”杨诗瑶一边说一边食指捅食指的样子，“在我的认知里，对老婆要说‘爱’，对女朋友才只说“喜欢”。所以…所以只当你的女朋友…也不是不可以…”

　　计画通！我露出了夜神月般的笑容。而后又厚着脸皮说道：“那…什么时候才能叫老婆呢？”

　　“等你慢慢爱上我吧。”杨诗瑶说道，“从喜欢到爱是需要时间的……”

　　说罢，杨诗壁着红着脸笑了起来。在原本时刻冰冷的脸上崭露出的这丝笑容如同在千里冰封的冻土生长出万千怒放的蔷薇。正是因为稀有，才具有一种难以言喻的魅力，仿佛希望凝实在眼前一样。我看呆了。

　　这时，我感到不知谁拉着我的衣角。我转头望去，原来是林柳涵。她困惑地看向我，又看向杨诗瑶，说道：“好像只有爸爸的老婆才能叫妈妈，那…如果只是爸爸的朋友的话，那应该叫什么呢？”

　　我和杨诗瑶托着下巴，陷入了沉思。

　　（托莉雅的绿洲）

　　在正式和杨诗谣确立关系后，我叫上了诗瑶、夏茉、柳涵还有几个守夜人，来到一块空旷的地面上。众人好奇地看着我，想要看我打算干什么。

　　“大家，”我对大家说，“其实没有必要逃避到长眠中去。一直以来我们都错了，我们从长眠中出来后，发现这个世界一无所有。所以我们失望了。但如果我们真正地正视这个世界，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世界还是存在着希望的。”

　　“可是，希望在哪呢？”一个守夜人说道，“我们并不是没有尝试过走出这片沙漠，可是这片沙漠无边无际，从来设人成功过。”

　　我正视着他，说道：“这正是我们所错的地方。希望并不在沙漠之外的地方，希望就在这里。就在我们所站立的地方，就在…”

　　“我们的心中。”

　　说罢，我蹲下身子，把手按在地面上。

　　源源不断的巴尼斯黑阿从我的卡那维牙中顺着手臂流到了地面中。我从未感觉我如此地有力量。一开始没有什么特殊的变化，不久以我为中心的地面从沙面转变为了黑色的土壤，并迅速向四周扩张，很快就覆盖了方圆几百平方米的地面。然而就在众人还在惊叹于这一惊人的变化时，又产生了更惊人的变化：从这方圆几百平方米的地面中抽出了无数的嫩芽而后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生长，最终长到了3、4米的高度就停止了——这已经是我的极限了。

　　众人惊叹于这一变化，但有人突然泼了盆冷水：“别高兴得太早了。用巴尼斯黑阿合成的东西过了一段时间就会消散，最终什么都不会留下。”嗯，这叫法我告诉他的。大家听完这句话，似乎认请了现实一样，低下了头，露出失望的神色。我也无所谓，就这么等着

　　然而时间过去了很久，却依然什么都没有发生。看着大家困惑的神情，我笑了笑，解释道：“树木和死物不同，这就好像蝴蝶和纸张一样。风能吹走大片的纸张，却吹不走小小的蝴蝶。这是因为纸张具有生命意志，而蝴蝶具有生命意志，它会抗争，它会做出改变。树是同理，人也是同理。我们不只应该去适应情况，逃避情况。还应该做出努力去改变情况，把没有希望变成有希望——这才是人应该有的模样。

　　众人经过我的开导后也终于明白了这一道理，他们迫不及待地跑到土地的边界，想要造出更多的绿训。看到他们兴奋的样子，我也感到些许欣慰。

　　“这就是托莉雅所希望的绿训吗？”杨诗瑶不知何时走到了我身边，用感伤的语气说道。

　　“这不是托莉雅所希望的绿湖。”我反驳道，”这是我希望的绿洲。因为我想和你在绿洲生活，在这里有个家。这绿洲是在这样的希望下形成的。”

　　杨诗谣沉默着，没有说话。

　　“我以前确实很爱托荆雅。可不管怎么样，那都是过去了。我们应该向前看。”

　　听到我这番话，杨诗谣才像是放下了什么似的安心下来。然后出乎意料地，她突然转过身来直钩钩地盯着我的双眼。我一时被她盯得有点慌神。

　　“今天你给了我很多东西：被人喜欢的滋味、一个完整的家、一个未曾设想的绿洲·····我很开心，可是这不对。”

　　“总是你给予我，我接受你太多的东西，这让我难以安心。”她用命令的口吻说道，“所以我也应该给予你一些东西。”

　　“把眼睛闭上。”

　　我看着她那坚定的神情，突然明白了她的意思。是我把眼晴闭上，期待起嘴唇上将会传来的温暖的触感。

　　结果过了半天，啥事都没发生。我睁开眼睛，却见杨诗瑶露出了一幅回忆和尴尬的神情。见我睁眼，她用抱歉的口吻说道“我好像忘了件事情。”

　　“什么事情。”

　　“有个叫史洋的白衣剑客，在那边的沙丘上一直在在等着你醒来。”

　　（<—史洋—>）

　　当我到的时候，却见到史洋详似乎早已站在那里很久了。他就么刻证怔地望着远方。

　　“在我梦中的那个身影，其实是你造成的吧。”我开打破了这青静，“我听杨瑶强说你曾经向我的身体输送选过巴尼斯黑阿。”

　　等了一会儿史洋才开口，但是与我我刚刚所说的内容无关：“如果这个世界有名字的话，阁下认为会是什么呢？”

　　“沙漠世界？”我随口猜测道。

　　“不，这不又是沙漠。”史详转过身来，面对我找说道。阁周下可能没去过沙漠。沙漠基本上都是沙丘，崎不平砰。在沙漠里的人会有一种闭彻感。可是这里不一样。这里沙丘布带很稀疏，大部分都是平地，反而让人觉得很开阔。所以这不又是沙漠。

　　当史洋转过身的时候，我发现他的眼珠已变为了全黑。我有点意料之外，但又感觉这在情理之中。看来他已经能看到自己所期盼的太阳了。

　　“那么，你认为这个世界应该叫什么呢？”

　　“沙盘。”

　　听到他的话，我突然明白了什么。我旋转身子看了一圈，却感觉到远处的地平线仿佛在平面中画了一个圈，而圆的上面则装满了沙子。确实就像一个装满了沙子的盘子一样。这种感觉很奇妙。

　　“你的这个称呼给我一种感觉：仿佛我们是盘外的生物，在看着这个世界一样。”

　　“沙盘的意义是什么呢？”史诗突然口问道。

　　我听着他那不可思议的问题，一瞬间脑子中闪过许多答案，但最终还是说道：“我不知道——或许只有沙盘外的人才能知道了。”

　　史洋听到我的话，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反应。而是又转过身去，看着远处的地平线说道：“所以在来到这个世界后时常思考：地平线之外是些什么呢？”

　　我听到他的问题，愣了一下回答道可是根本就没有一条叫地平线的线啊。从透视的原理来讲，地平线就是你前面很远的地方的点的集合。当了你往前走的时候，地单线的位置也在随着你的前进而前移。所以根本不可能走出地平线啊，这在逻辑上说又通啊。”

　　史洋仍没有什么特殊的反应，只是说道：“阁下有听说过一个悖论吗？”

　　“什么悖论？”我问道。

　　“神不是万能的。因为神无法创造出一块自己无法都举起的石头。”

　　当然听说过啊。神如果创造出一块自己都举不起的石头，因为他举不起那块石头，那么他就不是万能的。神如果创造不出，那也证明他又是万能的。

　　“当然听说过啊，这些在逻辑上都是不可能的。”

　　“可是这真的对吗？”史洋提出疑问道，“人们断定神又是万能的依据不就是‘一个命题不能同时成立和不成立’这一逻辑规律矛盾律吗。可是逻辑只是人认识世界的工具，无法约束神。人只过自我地把自我的能力极限加在了神身上罢了。”

　　虽然觉得这有点扯，但又觉得似乎有点道理。我问道：“可这又怎么样呢？你提这个悖论又和沙盘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沙盘是有边际的，那自然不成问题。可吾等从未见过沙盘的边际。这不禁让在下觉得沙盘实际上是没有边界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不考虑遮挡的话，你看到的地平线实际上是无限远点组成的直线，也就是无穷远线…”我沉思片刻，忽然恍然大悟道，“你想超越无限？”

　　“是也不是。”史洋否认道，“如果从沙盘出去的条件是超越无限，那么也就证明了沙盘之外的世界就是逻辑之外的世界。如果能超脱出逻辑的话，也就可以理解沙盘的意义了。”

　　我看着他，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这个男人挣脱了自己的设定后，竟然还妄想超脱于逻辑…这实在太疯狂了。我让我的震撼缓解下来，问道：“可是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

　　“其实在下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有所察觉，只又过现在才能确认。”史洋跟我说。“不知为何，在下觉得阁下的目光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所以在下觉得阁下可能会看到些什么。”

　　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目光…我想起我以前也确实有过被这样的目光盯着的经历，这目光竟是来自我自己吗？

　　可是我看到的仍是沙盘。即使想象一些不合逻辑的事物：比如又是红色又是蓝色的点，又在这里又在那里的同一个东西也完全想象不出来。

　　于是我只好说道：“对于你描述的那个世界，我实在难以说出任何有意义的话，因为我什么都看不到，所以我只好保持沉默。”

　　“保持沉默不代表无所作为。”史诗说道，“在下以前困在在下以前的世界时，甚至无法想象太阳。可是太阳确确实实把光芒洒进了在下的世界。在下相信沙盘之外的太阳也会把光芒洒进沙盘中。”

　　“可是你这只是猜测啊，你没有任何可以实践的方法啊。”我说道。

　　“不，在下还是有想法的。”

　　“因为真正的我和你并不存在于此。”

　　我一时难以理手他说的话，反驳道：“可是“我思故我在啊”。此刻正在思考的我，就代表了我的存在啊。”

　　“你搞错了在下的意思了。‘我思故我在’确实成立，可是这并不代表真正的我就是此时此刻的我。站在沙盘上的我。这里的我说不定是真正的我观察这个世界的眼睛。”

　　我突然理解了他的意思：童眠中那个永远处于13到14岁交界处的‘我’并不是真正的我，但某种意义上又是我——因为他承载了我的意志。

　　我突然想起了他之前说的全能悖论，突然明白了他的意思：“你的意思是，我们都是沙盘之外的‘神’的眼睛？”

　　“没错，也就是说我本就是沙盘之外的存在。所以走出沙盘的方法并不一定真的要走出去，而是要想办法回归真我。”史洋说道，”在下本以为阁下会知道些什么，现在看来阁下还是什么都不知道。既然如此，那么吾等在此作别吧。”

　　说罢，史详向我告别后，就缓缓地远去了。而我就这么呆滞地看着他消失在地平线下，仍在想着他刚才说的话。

　　既像是在盯着我的目光，又像是我发出的目光。

　　“我”是谁？

　　如果“我”是沙盘之外的我的话？那么“我”想通过“赵循“看到什么？找到什么？“我”想寻找什么问题的答案吗？通过“赵循”“我”找到了真正的答案吗？

　　……

　　杂乱的思绪填满了我的大脑。我突然觉得真正的自己被束缚在了这具身体里，被束缚在了这来小的无限中……可是，怎么样才能回归真我呢？

　　我死了不就好了？

　　对啊，如果我…啊不，赵循死了的话，“我”就没有可用的，沙盘中的眼睛了吧，我的视线就不得不回到沙盘之外的世界了吧。

　　杀死自己，让一切结束。

　　“你怎么了？”突然一阵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杨诗瑶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我的面前，用关切的声音问道。

　　“你怎么在这里？”我一时有点惊讶。

　　因为啊，你离开那么久…”杨诗瑶害羞地说道，”而且你想啊，我们之前不是还有些事没做完吗？”

　　“什么…”我刚想提问，杨诗瑶却突然用手环抱住我的脖子，狠狠地吻了过来。我突然想起之前没做完的事是什么了。感受着杨诗瑶的身体和嘴唇，我突然发现自己想要去死的想法是多么的愚蠢。沙盘之外的事，与我何干？与赵循何干？

　　“走吧。”激吻之后，杨诗瑶拉着我的手说道。

　　于是我牵着她的手，忏悔着，向着此方盛放的绿洲和无可替代的人们。

　　（完）